中华古籍保护

序

域中之言高者必推尊乎嶽言深者必遡源於河能兼是兩者而有之惟師道則然耳今世凡號爲弟子執一經遊於先生之門偶得其心之所服卽謂高與深已在是矣然虛歸以名而實或不至及覩夫所謂巍巍之高與洋洋之深乃惝乎自失始信古今惟一嶽斯眞高惟一河斯眞深固非寸壤之所能衡尺澤之所能量也自山海之喻創自子輿千古而下信爲篤論知夫師道之尊能兼是高與深而有之者亦唯道誼耳文章

10246

耳凡天生大賢以爲世用所鍾者必積
數百年山川秀美方得尤異之品挺出
其間在朝則有凝然以端者著爲典型
在野則有侃乎其正者表爲矜式措一
履如金玉之重吐一辭如雲日之華無
論爲進爲退其道誼必爲有用之道誼

文章必爲有用之文章斯高深之名所
由允當而無媿也　大司成梅村吳夫
子以弱冠受特達知選南宮第一居石
渠天祿閒者復十餘年凡典册制誥之
文多所裁定黜浮崇雅一時推爲鴻文
大章雖宿居盛名者亦交遜以爲弗及

主楚闈稱最得士紘雖謭劣亦忝收入
藥籠者也
聖朝龍興
天子雅尚文學求山澤遺逸虛左席以待
之居成均者歷年聚海內英譽辨論異
同環橋門而觀聽者數千計雨化所被
號曰彬彬

天子不時臨雍垂問每有獻納輙當
上旨改容而禮不覺席之前也亡何以省
養歸里雖四方問字者接踵至然閉門
好修吟咏自若其道誼日隆文章日富
殆高者益莫測其高深者益莫測其深

矣顧子湣名宿之裔亦婁東人夙遊司成公之門密邇私淑居恒每得嘉言懿行必筆而書之珍藏於笥積有年得詩若干首得文若干篇既成帙謀梓而行之公諸海內以綫既受知於公且適宦兹土表章之責抑無容辭乃推與分任

且見屬以題辭昔尼山之門人雖英敏秀達所受不過一經乃顧子固能兼而緝之反覆校定經歷歲年燦然明備可謂勤矣至删定筆削雖游夏尚不能贊一辭序述之功綫奚敢任惟是古今斯文之運興始西北漸迤東南自江左風

流徵肇其端迄乎紫陽則道誼文章實
備厥美近三吳數百年間若瑯邪若虞
山鼓吹其間後先不絕司成公集以有
成文信在茲匪阿所好夫
天子既以為人師於是海內師之傳之後
世亦莫不師之紘與顧子亦惟共仰以

為嶽之高共沐以為河之深而已又何
能復贊一辭哉時
康熙八年歲次己酉仲夏分管漕務督
理蘇松常鎮糧儲兼巡視漕河江南
布政使司左參政加六級楚蘄受知
及門盧紘頓首謹譔

序

往歲戊戌梅村先生年五十瑚嘗頌之以詩而竊擬先生於子美退之時人聞之皆以瑚爲知言也越十年而爲戊申先生著作日富門弟子顧伊人輩裒集其詩文四十卷刻而行之工將竣先生

以書來告曰君知我深序莫如君宜先生之詩文向固以爲子美退之者也世有子美退之其人而得弁言於其文字之首可不謂大榮歟而又何敢以不文辭憶瑚燥髮時先生以制舉義冠南宮反天下程文腐爛之弊而振之以東西

兩漢唐宋八家之學一時號稱得人是時先生之文家弦戶誦雖深山幽谷兒童婦女莫不耳熟先生之姓名者海內士子始蒸蒸漸進於古人之業先生之功在儒林蓋已久矣三十年來閉戶却掃紬二酉四庫之藏擷其菁華而見之

詞章其爲詩古文辭遂造於精微與博之域世雖有秘爲中郎枕中物者要其全集尚未有專刻也然則伊人之爲是役也吾黨之志也天下之望也豈非千古之盛事哉瑚聞之詩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不文行而不遠故人之有文如

龍之有鱗鳳之有羽龍鳳之所以振拔於其族者固不在乎區區鱗羽之間而非鱗羽則不成其爲龍與鳳也六經以後詩莫妙於蘇李而齊梁以降相率爲俳優之調而詩衰矣子美起而別裁僞體而詩於是乎一盛文莫工於班馬而

魏晉以還相競爲浮靡之習而文衰矣退之出而剗削陳言而文於是乎一盛是二人者人文之大成後學之宗師也然荀卿嘗以爲藝之至者不兩能是故子美無退之之文而退之之詩則亞於子美求其兼而有之蓋幾幾乎其難哉

王介甫有言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横無施不可或綺麗而精深或風流而醖藉或嚴重如百萬之師或奮迅如千里之駿此子美之詩也而先生之爲詩亦然李南紀有言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雄偉不常摧陷廓淸之功比

於武事此退之之文也而先生之爲文亦然噫嘻可謂兼而有之矣藝之至者其殆兩能之矣何其盛也何其盛也瑚故申十年以前之說而爲之序之如此先生間嘗謂瑚曰凡人之情食熊則肥

食蛙則瘦予獨不然向者悮嬰世綱今得返其初服與二三知已詠白傅池上之篇讀啓期三樂之論優游歲月以老餘生於願足矣然則先生之恬淡冲和有得於中久矣宜其見於詩歌文字之間弸中而襮外此又讀其集者當自得之而非瑚一人之臆說也同里年通家

眷晚生陳瑚頓首拜題

梅村先生文集目錄卷下

後學　周瓚　編

卷第二十一　序一十二首

觀始詩集序　宛平王氏家譜序

白東谷集序　陳百史文集序

程翼蒼詩集序　宋玉叔文集序

戴滄洲詩集序　毛卓人詩序

程崑崙文集序　宋牧仲詩序

楊仲延詩序　董蒼水詩序

卷第二十二　序一十首

何季穆文集序　黃陶庵文集序

田髴淵詩序　宋尚木詩序

太倉十子詩序　嚴修人文集序

鄒黎眉詩序　翁季霖詩序

沈伊在詩序　蘇小眉山水音序

卷第二十三　序一十二首

巡撫韓公奏議序　江海虞功詩序

張森岳賑濟冊序　海防魯公贈言序

魏貞庵文集序　古文彙鈔序
重編武安王集序　吳别駕北征詩序
孫孝若稿序　德藻稿序
八大家文粹序　來鶴詩序
卷第二十四　序六首
送胡彥遠南歸序　送林衡者還閩序
贈琴者王生序　贈照如師序
李貞女傳序　永愁篇序
卷第二十五　壽序八首

文先生六十壽序　陳確庵尊人壽序
彭燕又五十壽序　張敉庵五十壽序
座師李太虛壽序　黃觀只五十壽序
白封君六十壽序　蕭孟昉五十壽序
卷第二十六　壽序六首
王烟客七十壽序　申少觀六十壽序
冒辟疆五十壽序　丁石萊七十壽序
錢臣扆五十壽序　張耐庵學博壽序
卷第二十七　壽序七首

吳母徐太夫人壽序　顧母陳孺人壽序
顧母施太恭人壽序　秦母于太夫人壽序
王母徐太夫人壽序　吳孺人五十壽序
孫母郭孺人壽序
卷第二十八　記六首
聖恩寺藏經閣碑記　瑞光禪寺碑陰記
太倉州城隍廟碑記
雙鳳法輪寺重建大殿記
舊學庵記　歸村躬耕記

卷第二十九　記五首
講德書院記　顧公開明祠堂記
峴山九賢祠碑記并頌　修孫山人墓記
雲起樓記
卷第三十　神道碑銘三首
福建道御史贈太僕寺卿諡忠毅李公神道
碑銘
太傅兵部尚書吕忠節公神道碑銘
贈大中大夫盧公神道碑銘

卷第三十一　神道碑銘三首

少保大學士王文通公神道碑銘

兵部右侍郎玉調張公神道碑銘

贈中憲大夫幼儀許公神道碑銘

卷第三十二　墓誌銘四首

僉憲潔公西韓先生墓誌銘

左諭德濟寧楊公墓誌銘

鴻臚寺序班封武庫主事荆公墓誌銘

按察司使江公墓誌銘

卷第三十三　墓誌銘六首

廣東兵備副使王公晼仲墓誌銘

贈淸吏司員外郎仲常費公墓誌銘

贈內翰林國史院簡討鄧公墓誌銘

太僕寺少卿席寧侯墓誌銘

封中書舍人石公乾錄墓誌銘

席允來墓誌銘

卷第三十四　墓誌銘六首

監察御史王君蓼吉墓誌銘

謝天童孝廉墓誌銘
兵科給事中天愚謝公墓誌銘
朱昭芑墓誌銘　鄭孝子青山墓誌銘
郤僧彌墓誌銘
卷第三十五　墓誌銘五首
張母潘孺人暨金孺人墓誌銘
佟母劉孺人墓誌銘　封夫人張氏墓誌銘
劉母耿淑人墓誌銘　秦母侯孺人墓誌銘
卷第三十六　墓誌銘五首

盧母羅淑人墓誌銘　陳母夏安人墓誌銘
白母陳孺人墓誌銘　王母周安人墓誌銘
亡女權厝誌
卷第三十七　墓表四首塔銘三首
卓海幢墓表　保御鄭三山墓表
先伯祖玉田公墓表　吳母孟恭人墓表
巨冶禪師教公塔銘　照如禪師生塔頌
靈隱具德禪師塔銘
卷第三十八　傳七首祭文一首

謝封君傳　志衍傳
柳敬亭傳　張南垣傳
登封三節婦傳　施太夫人傳
湯節母傳　祭李幼基文
卷第三十九　書四首銘一首贊一首
答撫臺開劉河書　致雲間諸子書
致孚社諸子書　與宋尚木論詩書
興福寺鐵爐銘　柳敬亭贊
卷第四十　雜文七首

復社紀事　書宋九青逸事
書王文肅公闈牘後　題龔司李畫册
葉公傳　題織簾居唱和詩册
書白醉樓讌集詩序後

梅村先生文集目錄卷下　終

梅村集卷第二十一

太倉吳偉業駿公著　後學　周　肇子俶
　　　　　　　　　　　王　昊惟夏　訂
　　　　　　　　　　姪　曉省初校

序一

觀始詩集序

觀始集者鄗城魏石生先生合海內之詩選之以名其編者也鄗城之自爲詩深究本源窮極體要廼以選者弗規於正也京師輶軒之所集遂窮搜博訪朱黃點勘積有歲月始定爲若干卷而授偉

業序之曰子知詩所以始乎依古以來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得失皆於詩之正變辨之在昔成周之世上自郊廟宴饗下至委巷謳歌采風肄雅無不隸於樂官王澤既竭矇史失職列國之大夫稱詩聘問乃僅有存者季札適魯觀六代之樂君子曰此周之衰也魯雅周公之後得賜備樂顧太師所習夫孰非土風廼季子不之京師而適與國此豈復有升歌象舞之盛哉降及漢魏樂府之首大風

重沛宮也古詩之美西園尊鄴下也初唐帝京之
篇應制龍池諸什賓以開一代之盛明初高楊劉
宋諸君子皆集金陵聯鑣接轡唱和之作爛焉夫
詩之爲道其始未嘗不渟瀯含蓄養一代之元音
其後垂條散葉振藻敷華方底於極盛而浸淫以
至於衰也自兵興以來後生小儒穿鑿附會剽竊
摹擬皆倜然有當世之心甚且亂黑白而誤觀聽
識者雖欲慨然釐正未得其道也會
國家膺圖受籙文章彪炳思與三代同風一時名
賢潤色鴻業歌詠至化緊維詩道是賴於是表閶
闔開明堂起長樂修未央

聖人出治喬喬皇皇升中告虔引宮命商羽旄濟
濟和鸞鏘鏘吾觀乎制度之始將取詩以陳之蒼
麟出白鷹至龍之媒充上駟我車既閑我兵弗試
維彼蠻方厥角受事來享來王同書文字我觀乎
聲教之始將取詩以紀之倉庾既鳴時雨既零大
田多稼恤此下民蘭臺群彥著作之庭歌風緼瑟
終和且平我觀乎政治之始將取詩以美之若夫

淫哇之響側艷之辭哀怒怨誹之作不入於大雅皆吾集所弗載者也余應之曰是則然矣抑詩者緣情體物引伸觸類以極其所至者也若子之論其汰之無乃甚乎石生曰聖人刪詩變風變雅處衰季之世不得已而存焉以備勸誡者也且君子觀其始必要其終圖其成將憂其漸吾若是其持之尚憂鄭衛之雜進而正始之不作也可不慎哉子不見夫水乎當其發源涓涓滬滬其淸也可鑒其柔也可玩既而潢汙行潦無不受也乎皐廣陸

無不至也及乎排巖下瀨淫鬻宓泊於江湖之間則奔突衝決之患已成勢且莫之制矣吾爲是選寧使後之君子有以加之踵事增榮殆將竢焉若茲者起尾閭昉濫觴豈可卽決防潰閑莫知束伏而不早爲之所乎凡以愼吾始焉爾余曰善乃書其言以爲之序

宛平王氏家譜序

吾觀周禮大宗伯之職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而其屬小宗伯則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小史則奠繫世辨昭穆葢古者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而所以訓之敦睦使之親親尊祖敬宗收族無侵淩悖亂之患者則皆大宗伯之事也自宗伯之職不修而天下之人始有疎棄本支而視其至親無異秦越者於是乎常棣之風微而角弓之刺作宗法之不

講其害可勝道哉惟敬哉王公以碩德鉅望爲時名卿且父子相繼爲大宗伯當世尤豔稱之推其孝友施於有政旣以佐
天子惇叙五典諴和萬民其其於古宗伯之職已無不舉矣又念始祖來自任丘以羈旅至京師再世滋大及公父子益貴盛不出長安國門而躋崇班登副相此固　興朝知遇之恩而非祖宗以來累世種德無以致此使譜牒不修　世系失序數典而忘其祖非所以闡揚先德昭示子孫者也是故作

爲家譜有名紀焉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者可考而知也有內傳焉自祖德以及壼儀凡嘉言懿行在人耳目者可述而志也有外傳焉蓋倣古內宗外宗之制以廣親親之誼詩所謂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者也吾聞王氏有姬姓有嬀姓有子姓姬姓曰太原瑯邪京兆河間嬀姓曰北海陳留子姓曰天水東平新蔡山陽中山章武河東汲郡其它共有四十餘望而唐室宰相表王氏十三人定著爲瑯邪太原京兆三族繇宋迄明公

孤宰執不可勝數今宛平王氏方伯公由進士起家敭歷中外著有政績垂條布葉施及後人先生之爲斯譜自曾祖以前世遠無徵者寧闕而不書蓋昔人所謂膏粱盛門爵位蟬聯文才相繼者吾自有之春秋之義在乎傳信此其作書大指也夫京師者先王所以優禮元臣錫之湯沐而世家鉅室聚族而居焉者也成周之甘原鞏汜分卿士之采邑而長安鄠杜櫟陽公侯列邸相望其簒食有堂其薦饗有廟其敎子孫有家塾然則王氏之遺

風雲處肇載子子孫孫弗替引之者豈獨爲其一家已乎觀於其譜而孝悌慈愛之心油然以生推之天下使人皆知愛親敬長彝倫攸叙而萬物靡不得其所雖古大宗伯之職所以佐王和邦國者盡在此矣公之爲意豈不深且遠歟先生辱與予游四十年當其早歲擅名爲海内人士所推服迺藴隆之久而後遇天之所以佑王氏而光大其堂構誠有非偶然者予晚與司空公同事禁苑先生嘗過邸中相勞苦其交在紀群之間王氏孝友惇

睦之教予深知之故先生家譜成不遠三千里屬序於予而先生之壻陳君來貳吾州與余故有世誼其門第在王氏外傳中禮有之大臣三命以孝行著於州里鄉黨者兄弟親戚僚友執友以及交游儁稱其慈弟仁信余雖不敏竊自附於交游之末而先生之孝弟在乎此書不可以莫之徵也爰述其意以爲之序

白東谷詩序

余少時得交天下士以爲三晉者河岳之奥區也大行王屋之交風氣完密必有鉅儒偉人魁壘沈塞者出乎其閒吾庶幾一見之然不能往也在南中從張藐姑先生游先生家晉之陽城年六十餘矣德高而齒宿憂時傷亂有家國飄薄之歎顧奉其經書講誦不輟予得侍函丈聞緒論心誠服之世故流離名賢抑沒竊慨典型不可復作既而遇白公東谷於京師知爲先生之同里攻實學修篤

行不役役於富貴不隕穫於流俗冲乎其自下確乎其自持有先正之風焉當
世祖皇帝優禮詞臣東觀横經長楊較獵凡有編摩諮訪飛軺趣召往往在嚴更之後風雪之中公應詔立成辨言如響同官中咸以大人長德博聞強記推之及乎由貳銓衡上叅槐棘撤侍從而典邦禁
聖主以造邦之初成憲方立文墨法律之吏不足以著絜令惟公經術深厚傳古義定讞法故倚以

天下之平焉退而築室於析城底柱之間俯仰河
山流連今古取其高深跂蔚盡發之於詩文上以
垂竹素潤金石次亦散華落藻沾丐遠近今所謂
東谷集者是也伏而觀之豈不盛哉白族大且顯
其最以學行著者公之尊人履德先生兄弟明經
典邑校講授生徒多所成就學者以比德河汾公
有從兄曰季文多聞述作高尚不仕昔咎犯之語
重耳曰吾不如衰之文也夫三士皆足上人而沾
沾於成季之有文何耶春秋聘問之辭晉之卿士

爲多被廬之蒐說禮樂而敦詩書卽軍旅亦所不
廢千載而後風醇俗厚被服爾雅河東世有高門
昭其文德爲天下先今以觀白氏履德之有公士
會之於范文子也公之有季文叔向之於銅鞮伯
華也其原本家學遇會處際乃一出而用之於世
容偶然乎金華陳公文吏也舊爲公邑宰用治行
高擢任吾州刻公之集於吳下以公言徵余弁其
首余瀏覽之餘旣樂晉之有人又追想藐姑之風
流於徂徠之後也稱人之善必數其父兄與其鄉

先哲是用推本書之以爲東谷詩序

陳百史文集序

溧陽陳先生以詩古文詞名海內者二十餘年余也草野放廢未嘗一及先生之門先生顧寓書余曰吾集成子爲我序之夫先生之文衣被四海廼於三千里外欲得窮老疎賤者之一言此其通懷好善誠不可及而余則逡巡未敢也今年春始進謁於京師會先生刻其集初就余得受而卒讀凡詩文若干卷不揣爲之序曰夫文者古人以陳謨矢訓作命敷告敎世化俗者之所爲非僅以言辭

爲工者也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以爲之重當夫禮樂未行紀綱未定得其文以諷諭天下無不翕然從風及其功成而道洽薦之郊廟布之聲歌可謂盛矣廼其學不專一能書不名一家奇衺踳駁之弊無自而起蓋繇垂敎之人卽其謀國之人故因事立言取其明體適用浮詞勦說不得而入也三代而下人材薄學術廢草昧之功類不始於儒者迨乎昇平累葉文事廼興用以粉飾鋪張而無所緩急不得已借瓌異詭僻之辭以自見其

有卓然越於流俗者漢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之屬皆在高惠以後韓柳則當唐之旣衰有宋慶曆嘉祐之間歐曾並起此數君子者各成一代之文聲施後禩余所惜者以彼其才使之生於開創之初親見其行事所著當不止此夫立乎定哀之際以望隱桓孔子難之況其下焉者乎明初宋文憲公以大儒而膺佐命上自詔勅訓令下至於碑銘序記之文援据六經鎔鑄百氏幾與三代比隆今 國家鼎新景運

皇上親儒重學而先生膺密勿心膂之寄高文大冊咸出其手詩有之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其先生之謂哉文憲雖典司文章不與機務又得黄溍柳貫之之徒倡明婺學適會其成功先生勤勞經國大業能出其餘力爲文章且自文憲公後三百年來紹脩絕學者不過數家剽竊摹擬揣靑媲白者榛蕪塞路先生慨然起而釐正之此其視文憲爲尤難也巳余旣序先生之文因以正告天下俾知大雅復作斯文不墜士君子務爲原本之學扶運

會而正人心無矜纂組薈蕞之長弊弊焉從事於
所無用此先生之志也

程翼蒼詩序

新安程翼蒼館丈以道尊於吾吳爲士子師其所爲詩和平溫厚歸於爾雅而侘傺怨誹之音不作余讀而重焉昔金華宋文憲爲文以送河南張翀翀之由編脩出爲南陽教授也文憲始幸其遭繼重其職而終勉以不負天子作人立教之意雖其時設官之制容有不同而士君子隨地循分以自處於出入進退之閒者其道不當如是耶成弘以降館閣之體益重其有高世之才負俗之累不容於侍從者輙隱居自放作爲歌詩以發其憂愁愜迫濾憤無聊之思余初入館中好訪求前輩故實有言正德中黃岡王稚欽綏德馬仲房爲同年同館選後先同謫補外稚欽以通倪竟廢仲房終躋尊顯此二君者皆詩人也稚欽頴悟絕倫所爲詩縱恣詼譎脫去繩束以慢侮當世仲房詩整練有法步伍秩秩然雖才不及稚欽而用意過之今其集具在讀其書論其世以攷其人之得失不亦可乎此吾所以有重於翼蒼也士君子患其行之不高

學之不贍而不患名位之不達入而爲相如枚皐出而爲賈生董相一而已矣何必長楊載筆太液從游而後可以傲當時稱作者哉程之先篁墩先生從數歲召入史館賜上第亞春卿詩文考證古今精深典洽先朝所推宿儒鉅公未能或之過也今 國家以古法改定官制其從禁掖出者 召還待以不次之位而翼蒼名譽日高與其時吳中子弟論講舍之横經記鑑輿之負杖山巔水涯高談勝集且詫爲盛事而詩歌之傳述從可知已雖然

吾聞新都之勝黄海白嶽神仙之奥區其犄視蓬池道山磔磔尋丈而況於吾吳之培塿者乎翼蒼之芥視軒冕超然塵壒之表者誠有以也而吾又烏足以知之

宋玉叔詩文集序

余嘗觀古今文人才士之興而知天之生材甚艱其成就之尤不易也夫世習榛蕪絕學隕墜即有儁異非常之資猶難卓然自拔天於其先必生數人焉爲之導湮宣鬱光啟前嶶然後俊哲挺生從漸漬擩染之內薈萃融液獨自名家而此一人者或生於高門世胄地望通顯性靈悉伏而未發矣於是又使之中歷艱虞游更埳壈以激爲要眇之音乃始解駮其沉滯而致之亨途益昌厥辭軼邁

作者世徒服其材之度越而不知天之篤若人以底於成良不偶然矣若萊陽宋子玉叔其人也當萬曆之中葉海內文氣衰苶古道寖頓士爭緝拾甕語繆詗逢年之技而萊陽宋氏獨以學古攻文辭鳴鴻生畯儒後先輩望翕然金春而玉應也三齊科第大都一姓爲多因而陟巍貲躋貴仕者珪重組襲何其盛哉而吾友故司空九青在其間尤稱絕出詩文踔厲廉悍雄視漢唐以來諸家遭時兵火篇章蕩爲烟壒弗果信今而傳後後九青

而起者又得吾友玉叔玉叔天才儁上接聞父兄典訓胚胎前光甘嗜文學自九青之存駸駸乎欲連鑣而競爽弱冠南踰大江薄遊吳會日尋英儒酌酒倡和長歌短賦春容寂寥他文皆厖蔚炳朗濯濯其英曄曄其光盛年值際與運綰綬登朝羽儀京國不可謂不遭時也而仍見蹇跲用誣浮繫於理凡浹月而獲湔祓還官郎署踐敭計銓僅循年出調外省遠跡窮邊絕徼人咸謂非所宜而玉叔不然當夫履幽憂秉亭障羈羇憔悴浮沉遷次

之感一假詩文以發之其才情儁麗格合聲諧明豔如華溫潤如璧而撫時觸事類多凄清激宕之調又如秋隼盤空嶺猨啼夜境事既極亦復不盭於和平庶幾乎備文質而兼雅怨者今被 簡命來長臬於浙浙為東南都會湖山秀美由來風月之輿區而廉憲古觀察也官以采風為職驂騑所過嶄耶溪之水淪鑑湖之藏探天姥石梁之嶔巖崱屴其足資吟哦紀述者又可勝道耶然則天之善成玉叔與玉叔之所自得為何如哉玉叔既之

官郵示其所刻前後集俾余序之余幼執經張西
銘先生門卽知萊陽之文與東吳豫章壎篪應和
洎通籍入都交玉叔尊人吏部公於邸舍守官京
師從九青遊奉使同視楚闈登黃鶴樓俛眺荆江
鄂渚間拊楹慷慨九青題詠甚夥余愧未能成章
亦勉賡以紀名勝九青不鄙而進余謂可深造於
斯事嘗示余篋中數詩能諳誦其佳句每念時移
勢謝先友云徂并其遺文銷蝕糞土悲未嘗去於
心也乃今得抑玉叔之裒奏而卒業焉竊幸典刑
之未淪希大雅之復作其不在斯人歟其不在斯
文歟何能無一言以弁諸簡首因爲推本其所自
來有得於天之成就者如此欲使世之習讀者知
統繫在斯相與珍重而虔奉之也是爲序

戴滄州定園詩集序

余嘗思自古詩人享盛名履高位者代不數見唐人如張曲江高達夫庶足以當之矣曲江晚年憂讒畏事達夫五十始顯佐戎幕歷兵間其登眺諸作類有堙鬱抑塞之感焉先朝如李長沙王弇州皆以絕代之才位至卿相遘際平世雍容歌頌褒群流跌宕騷苑於乎又何盛也余於天下思一見其人不得乃今得之滄州戴公公工文章善書畫爲詩深渾奇峭超邁絕倫洊登三事再世侍中父子俱列臺閣賜 召見給筆札丹青墨寶照耀

殿壁賦詩紀事

天子勤容甚至親灑 宸翰以賜之文人遭逢可謂隆矣公餘豐暇品藻人士慇勤賞接長縑短幅淋漓墨瀋殘膏剩馥沾丐海內風流文采掩映一時嗟乎十餘年來宿素凋謝文事衰歇賓朋之賞會景物之流連誠未有如今日之戴公者也公將刻其詩余得受而讀之廼見其身經喪亂俯仰悲京蔓草銅駝潸然興感泊乎謫宦南陽中原灌莽

千里極目追念昔六戰鬬勝負故處貰酒悲歌撫羊令之遺碑過張巡之故里徘徊憑弔泣數行下然後知公雖席豐履盛而憂危侘傺之意未嘗不壹發之於詩其所得者蓋已深矣余友合肥龔公孝升與公相知爲最其才地名位亦相亞孝升之詩忼慨多楚聲余輒讀輒泣且疑其何以至是今又得公所作廼知文人才士所蘊畧同而非尋常拘墟之見可得而闚測者也是爲序

毛卓人詩序

昔者先王以詩教天下自祭祀聘饗鄉飲大射無
不用詩爲登歌故以立之學宮肄習子弟漢遂置
博士等官而唐因之設科取士雖先王溫柔敦厚
之旨漸已散亡於其教亦可謂之盛矣繇宋以後
始改爲制舉之文章本意在黜浮華尚經術後人
廼沿習苟且蹴取世資自守其固陋空疎盡詘諸
儒百家之言於弗講一二有志之士厭苦束縛思
有以馳騁變化之不免稍戾於法則已爲當世之

所繩而不克自振蓋唐以詩取士詩有正變不同
即士之不遇者猶得爲放歌長吟用比物連類之
辭發坎壈不平之氣身雖未達而名足以傳近代
以文取士文有奇有平其言總無當於用彼不遇
者巳矣或有遇者以其才偶見排抵則姓名抑沒
於兎園故紙之中雖有人求而好之何所持以斷
其必然抂斯世而奪之議如吾友毘陵毛卓人是
也卓人旣以文被擯乃益肆力於詩上泝漢魏下
採三唐含咀菁華討求聲律不數年而學大就會

嘗事惜其才湔祓復用家貧乞祿得吾州之學官頹屋敗椽絃歌不輟其與卓人同時被擯者受殊遇爲顯貴人尋不幸以死而卓人獨棲遲一氊婆娑東海之畔默默不自得手一編問序於余嗟乎自舉世相率爲制舉義而詩道湮滅無聞十餘年來學宫之子弟稍有習其事者無過修干謁希進取不離時藝者近是縱語以輓近之作者迷脊不解況於先王比興之義有得而聞之乎夫吾州素以文獻重海内今再得名賢以爲之師誠使卓人

盡出所學以詩道訓邦之子弟庶幾元音正始可以復作乃吾觀從游之衆雖知師之賢而尊事之有能以詩是正於先生者固已少矣然則卓人之窮不徒以其文即所爲詩亦聊以自娛若云脩其職以行其道猶未也昔西漢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而詩義在齊魯韓三家爲獨傳　國家一朝更科舉之法搜揚風雅廣厲學宫求宿儒大材通知四始者主其事先生殆其人乎是又一毛公矣余故爲之序不泛稱其詩而舉所以爲詩者援先王

以爲訓此卽卓人之敎也夫

程崑崙文集序

吾友新城王貽上爲揚州法曹地殷務劇賓客日進早起坐堂皇目覽文書口決訊報呼謈之聲沸耳案牘成於手中已而放衙名客刻燭賦詩清言霏霏不絕坐客見而詫曰王公眞天才也廼貽上盛推程公崑崙不置程公鎮江通守也南徐幕府初開軍國異容主客狎進程公一儒者左支右掣日不暇給顧以其間爲詩古文詞與貽上郵筒唱酬於烟江相望之內嘗登焦山披草搜瘞鶴銘遺

跡爲衝波撼擊缺蝕不完別購善本磨懸崖而刻之拉貽上同游相視吟絕憑高弔古各賦一章紀其事江干之人豔稱之余因以追溯舊游葢識貽上在十年之前而崑崙別去已三十餘載貽上年盛志得一以爲趙張一以爲終賈其材具誠不可揣量崑崙制舉藝盛爲當時東南諸子所推歲月綿邈知交零落若余之僅存者其衰遲已不足數矣廼崑崙農力者事克振奮於功名之塗吏治文章皆精彊少年爭能而度智吾聞山右風完氣寖

人材之挺生者堅良廉悍譬之北山之異材與野之上駰嚴霜零不易其柯修坂騁不失其步若桓公者眞其人乎噫嘻抑何其壯也在昔江左六朝京口廣陵爲桓庾王謝名家世冑廻翔之地揚州從事北府參軍文采風流至於今未沬貽上之先大司馬有勳德於雲中崑崙大王父大司空公濤修直諫在先朝皆著節老臣今兩家子弟砥礪名行讀書從政綽有令聞覽斯編者能無慨然於世德之顯翼而家學之弘長乎崑崙之於文含咀菁華講求體要雅自命爲作者其從吾郡袁重其郵書於余也自以身名晼晚投老一經不克酬其所志覗其中若有不舍然者余則以爲士君子處世當隨分自效而已自古富貴而名多澌滅唯博聞績學之士垂論著以示來禩雖殘膏賸馥與江山同其永久而又復奚憾焉因叙其集以歸之并以寓貽上何如也

宋牧仲詩序

往余在京師從大司農歸德侯公以盡交宋中諸賢諸賢方以雪園文社相推許公仲子朝宗遇余特厚無何冦事作朝宗以其家南下一再見於金陵於吳門出其文所爲二三同志作傳則皆不免於兵余爲之噓唏太息不忍竟讀已而酒酣抵掌劇談海内奇士輙又躍然起曰吾雪園近有年少軼才若之所未見者爲宋君牧仲牧仲相國太保公之子也相國嚮官御史時識余比余再入京師

相國久致政歸中州人稱牧仲者不容口朝宗之言益信余心嚮慕之又十數年牧仲通守黃州文章政事有當官聲因吾弟聖符爲蘄水丞寘其詩累百首以書寓余而朝宗亦已亡矣嗟乎甚矣余之憊也回首三十餘年舊遊恍如夢寐才如牧仲生平所願見者遠在江山千里之外焉得而與之游乎牧仲顧猶不棄而索其一言余乃爲之序曰春秋魯僖公九年弦子奔黃十二年黃人不共楚職二國尋折而入於楚其地卽今黃州之境楚之

所以强者以其兼并江黃故能東向以爭盟長自漢以降蘄黃實爲江淮門戶明季盜起其民罔有孑遺迄於今流移未復瘡痍未起君子問其俗攷其風未有不爲之興懷隱惻者也商頌殷武之章曰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次章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夫殷道未衰楚人先貳高宗奮六師行撻伐深入其險阻始克有濟余以爲此必非荆楚盡叛之也楚昭王十六年庸人率羣蠻麇人率百濮以謀楚楚人出師

自廬以往振廩同食七遇皆北而後王卒會於臨品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遂以滅庸然則殷高宗所撻伐者乃羣蠻百濮之屬以其嶔嵜林莽非搜討不能成功詩人所謂罙入其阻也夫古之庸濮今之鄖房　國家光啓南服而西山餘黨連戰乃尅牧仲官於楚將作鐃歌以紀武功庶幾來享來王之盛比諸商頌之詠湯孫罔有加焉雖然楚人以餫餉之艱故紀其振廩同食以見爲役之不易今自黃達鄖二千里方事之殷民之轉運而死者

不知紀極呻吟痛惜之聲至今未改也牧仲之於詩也其有恤人之心哉余按夫黃人之所艷稱者莫過於蘇子瞻氏當是時宋有天下已踰百年其去用兵之日如孫曹戰爭者蓋已久矣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子瞻所流連興感者乃不在乎江山景物此風人之旨其所寄托者遠也牧仲宰相子生長兵間目擊乎梁宋亂離蘄黃糜爛生民之脫鋒鏑者曾幾何人豈知一旦官於其土江樓嘯咏爲今日之勝耶夫勞止之歌瑣尾之歎詩人所不容

已者余故舉其流風遺俗以告牧仲庶幾休養生息聲施乎江漢非徒以其登臨才藻媲美昔賢而已若夫臨臯之館快哉之亭風帆沙鳥烟巒雲樹此牧仲攬之有餘而黃亦余所舊游也雖老尚當隨牧仲之後從而賦之

和州守楊仲延詩序

南和楊仲延爲新泰令以余之過其地而問曰吾趙人也而仕於魯魯趙之故足以脩文章飭吏治者可得聞乎余曰春秋號之會晉趙文子魯叔孫穆叔同饗穆叔賦鵲巢又賦采蘩趙孟賦常棣穆叔與曹鄭之大夫皆拜此余所知二國之舊聞也趙孟有文德以宣示諸侯光輔晉君以爲盟主而魯實事晉聘問會同非辭令不爲功故比物諭志於稱詩乎見之今天下一家自百里之宰無不受

命於 朝非若春秋大夫各仕其土惟疆鄰是遵是奉如穆叔所云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也爲吏者苟不能廣敎化美風俗漸漬斯民以禮樂詩書使之詠歌先王之道而亟亟焉期會簿書悉索敝賦以從事是穆叔之所羞稱趙孟之所不許也而吾爲子願之乎且而邑固泰山之旁縣而汶水所自出也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書曰浮于汶達于濟其山川高廣風氣完密出雲雨潤天下爲神皐奧區而聖賢所繇 繼起蕞爾邑封域土田

周公庸之民人子弟孔子教之吾徒誦法周孔可不想像其遺風哉仲延頷其言曰唯唯越四年仲延擢守江南之和州以其詩寓余凡徂徠新甫歷山孔林諸什具在余旣幸仲延知所以爲治而其詩又醇雅可誦也再從而正告之曰夫和江表之鉅州也昔者文王之化先被江漢而吳楚不采於國風江左之稱詩者至晉宋齊梁始盛而人猶謂南音嘽緩不振豈秣陵姑孰土氣痺薄使然歟唯滁和壽泗之間漭泱千里北走中原人民淵達而

碩厚當南北戰爭之日克壽陽悲彭城之作入於淸商雜部音節諧壯有泰山東武之風焉斯所謂不剛不柔得天地之中者非乎周宣王江漢之詩命召虎以南征而終之以矢其文德治此四國今國家駐重兵於沿江諸戍而尤重州縣之選欲以輯和羣黎式遏亂略夫江淮其人輕心不能及鄒魯禮義之國苟得其政亦足以致治誠有如楊君者絃歌而理之渢渢乎美哉俾浸潤乎文王之教而服習於周公孔子是治魯者卽可移之以治吳

雖文德不外是也而猶僅稱其詩乎哉余故序仲延之集始終告之以爲治而歸其說於中和以無失乎敎化斯民之意嗚呼此卽吾說詩之大指也

董蒼水詩藁序

余初與雲間董遂初先生游時先朝方行保舉法諸生用薦者集闕下先生以吏侍郎攝部事攷其德藝而進退之葢朝廷憂科目不足盡天下士傚兩漢賢良孝弟諸選搜揚殊尤絶異之材以資世用詔書既下士之應命至者且覬覦不次迺自宰執以下凡風紀議論之司率緣科目以爲階枝聯黨附相與堅持之不可其付之吏部不過聊塞上意授州縣之職爲常調而已先生雖欲力請之不

能也與余嘆息者久之後二十餘年識先生之孫孝廉蒼水偕其兄進士君閬石俱以才名顯其鄉旣由科目進矣坐公事摧挫抑塞而不用葢當時號爲重科目二百年來雖有董相賈傅相如子雲者復出非由此塗也弗進末造艱難號呼求賢卒爲公卿大臣之所格葢科目之根據於朝廷其不可動搖如此今天下科目之塗漸狹而其選又漸輕世家舊族門戸不墜從式微不振之中奮身乎有司之舉如二董君者求什一於千百耳頋淪落

如故幾與巖居穴處者同其窮困則亦已矣甚至鄉里小兒胥徒伍伯直乘氣以排之嗟乎余游於董氏祖孫閒俯仰三十載其世事遷變人材用舍之故可勝道哉蒼水之所學尤長於詩雲閒固才藪而詩特工在先朝由經術取士士之致身者靡風雅於弗講獨雲閒壇坫聲名擅海內至今日零落盡矣蒼水又起而繼之其才與地旣足自拔而又使之優閒不仕藴其骯髒牢落之氣一發之於詩故講求益審而寄托益深其篇什將爲當世所

推不獨雄雲閒也董爲江南望姓余猶及見大宗伯文敏公館閣老成文章書畫妙天下然其儕偶異同猶訾謷翰墨風流非救時幹濟者所急故不究於大用繇今視之當時所謂大用者於文章翰墨固目爲不急而棄之矣吾不知其救時幹濟於世會之得失竟何如也又胡以服山林蓬蔚之士而謂士之不由科目者必無其人乎今以蒼水之年少瓌異天固壅閼之不遽至於通顯俾富貴利達漠然於胸中益且鍼礪於其所得然則是編也

直其興會之寓焉者耳夫豈足盡蒼水哉余且見蒼水學殖之富行治之修科名建豎大展乃祖之所志然則向之所謂重者毋乃為輕而今之所謂輕者毋乃為重歟是在蒼水有以自最焉

梅村集卷第二十一終

梅村集卷第二十二

序二

何季穆文集序

虞山何季穆天下博聞辨智之士也讀書負奇氣以文章志節自豪嘗挾其冊走京師欲有所建白會逆璫用事應山楊忠烈公特疏擊之季穆引義慷慨贊成其決已而楊公遇害季穆憂時感世發病嘔血曰吾之生則不如其死也死二十年其子璧以能詩聞迺收父平生所爲詩古文詞而編輯之得十餘卷余讀之太息曰嗟乎古之爲士者非

公車特徵則宰府交辟次亦屈志州郡耳其有淹頓牢落沒世而無聞者蓋亦少矣當東漢之季閹寺之禍可謂最烈然而岑晊張儉之徒不過以東部督郵南陽功曹收案中官子弟考竟殺之而太學諸生提斧鑕伏闕下請斬十常侍以謝百姓雖繇此得罪夷滅其所發舒已足垂名竹帛今以季穆之才豈出黨錮諸賢下哉本朝不行辟召諸生勿通章表故雖以有爲之略敢言之氣而屈折勿

效僅以托之於文詞此可爲痛惜者也予嘗惟國家當　神宗皇帝時天下平治而士大夫風習不能比隆往古者良繇朝廷以科目限天下士士亦斂斂焉束縛於所爲應世之時文以吾耳目所聞見如吳中邵茂齊徐汝廉鄭閑孟三君子皆號爲通人儒者而白首一經穿穴書傳於朝政得失賢奸進退之故則不聞有所論述故其不遇以死也姓氏將泯滅而勿傳當是之時有不好經生章句而談國是人才邊情水利鑿然欲見諸施行者獨

有一何季穆耳然且才力無所展議論無所用即其後人所欲鋪揚而稱述之者今止其書在書之傳不傳亦未可知也蓋季穆歿後十餘年　天子慨然有意於巖穴之士而士亦危言深論激揚名聲故有匹夫上書詆訶禁近處士抗論裁覈公卿浸尋乎東漢矣其有所匡救十不得二三而朝貴側目大考鈎黨終至國禍隨之若使季穆不死忠言異謀必大有益於時而其文章論著足以軼往昔而示來世斷不止於此也而竟不幸蚤死詩有

之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季穆之謂夫

黃陶庵文集序

黃陶庵先生死忠之五年其門人陸翼王收其遺文得所論著百餘篇屬予爲之序嗚呼陶庵之文止於此而已乎當其城陷引决投筆絕命扼吭而死翼王訪求搜購於流離煨燼之中遺編斷爛什不一存此可爲流涕嘆息者也陶庵深沉好書於學無所不闚居常獨坐一室不交當世遷固以下諸史朱黃鉤貫略皆上口其於攷據得失訓詁異同在諸儒不能通其條要陶庵頓五指而數之首

尾通涉銖兩歷然雖起古人面與之讐問莫能難也其爲人清剛簡貴言規行矩蚤有得於濂雒之傳嘗謂人曰吾比來爲文初無所長然皆折衷大道稱心而立言質之於古驗之於今其不合於理者亦已少矣此其一生讀書之大略也當 先皇帝初年海內方鄉古學一二通人儒者將以表章六經修明先王之道爲務迺曲學詭行則又起而乘之依光揚聲互相題拂剽取一切堅僻之辭以欺當時而誤流俗論者不察乃比其始事者同類

而訾之噫亦不思之甚矣世之降也先生之敎化旣熄法度旣亡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粃謬雜揉蟠戾於天下雖有高世之君子欲整齊而分別之其道無繇惟夫忠孝大節皆出於醇正博洽之儒其似是而非者不一見焉然後天下後世瞭然知異學之當誅而大雅之可尚以觀我陶庵非其人耶陶庵爲諸生二十年與其弟偉恭其徒侯幾道雲俱晝夜講性命之學晩而後遇不肯就官城破之日師友兄弟同日併命今其書雖不全使讀之者懍然想見其爲人益足以徵於今而信於後無疑矣龔王以五年之力掇輯散亡其功於斯道不細固不專爲陶庵已也吾故表而出之俾後之人知所習焉

田髴淵詩序

余初識孝廉田子髴淵於京師時南士之從計者
甚衆田子才辨器識有以絶出於流輩讀書穿穴
經傳落筆爲詩歌古文袞袞不能自休與人交好
傾身爲之盡窮達盛衰誓不得而移也試南宮旣
不第有勸之歸者田子曰居鄉里抑鬱無所得姑
留邸中一交天下長者於是宛平王公柏鄉魏公
合肥龔公眞定梁公以大臣折節好士名天下田
子與之游用詩文學藝相切劘一時三四公之門
無出田子右者

天子拔才俊給筆札於中書由布衣諸生爲超授
人皆曰田子宜在選中禮部依故典策名者再用
詔書舉行者一主者思收知名士以重格令從闈
牘揣摩捫索以庶幾得田子爲喜不能識田子爲
愧然自余歸里十年屈指耳目所見其才與地出
田子下遠甚又無此三四公者爲之知乃先後躡
淸塗擬上第者踵相接田子獨寥落不得一官此
孰爲之而孰止之耶家在泖東扁舟觸風濤而過

我中夜置酒高談無幾微不豫之色發其囊出詩文數百篇才氣坌涌詞色敷腴若蒸雲霞而戛金石余因以知田子於世故物變皆以磨鍊其所長而識詣益至雖淹蹇不合而疏通豁達之氣未嘗少挫一以發之於文章自如也嗟乎交道之難久矣當余初識田子固已在賓客旣衰之後比歸卧海濱雖親知故舊棄我如遺跡而田子獨有過於曩時余不知何以得之於田子然觀其雅志期待不肯自同儕人所以取重於三四大君子者端在

於此余欲槩以望之悠悠之徒不亦過乎田子之別也謀僦屋就余尋朝夕過從之樂追溯平生所與游者魏公璘政地握化權王公以公孤居府父子顯重龔公梁公名位在股肱心膂之間天下士經其題拂者望塵弗及天或者留田子而使之窮以慰余於荒江寂寞之畔未可知也然余觀田子之才之識非久屈抑者則余又安得而與之居歟聊記其語言往還足徵知交之厚而已田子名茂遇髯淵其字松江之華亭人

宋尚木抱眞堂詩序

吾友雲間宋子尚木刻其抱眞堂詩成君方宦嶺表郵書數千里問序於余余讀而歎曰君子之於詩也知其人論其世固已參之性情攷其爲學而後論詩之道乃全夫尚木之稱詩四十年矣初與大宗伯宛平王公同起繼爲同里大樽諸子所推重宛平之言曰尚木以膏粱少年匹馬入京師從有司之舉時極人竊國柄君貰酒悲歌燕市中骯髒扼塞一發之於詩大樽之言曰尚木蚤歲好爲芳華綺麗之辭一變而感慨激楚再變而和平深婉歸之於忠愛又曰尚木爲學最蚤取裁亦最正自吾論詩諸子多悔其少作壬申以前惟尚木之詩爲可存噫嘻合兩君子之言可以論尚木之人與其世矣自文社起同志者負其才氣雄視海內君之格律日進不肯以毫末讓古人顧天性夷澹雅不欲標榜自喜同郡陳徵君仲醇緣持論不合受後進所擊排君用大體獨擁護老成議者迺止宋氏旣右姓兄弟多讀書知名一門之內魚魚雅

雅望而知爲溫柔敦厚之風此則君所以爲性情
也君累不得志於計偕凡六上始收不幸遂遭末
造憂生傷亂踰十年始出既已簪筆侍從又不獲
巳從事於戎馬鉦鼓之間主者差其勞勣奏授一
郡崎嶇嶺海燠烋其遺民刻廉自苦七年不得調
當君之未出也嘗欲倣高氏品彙定先朝一代之
作爲正聲爲大家續亡友之志以折衷正始初不
以兵火少自假易及乎守劇郡處蠻徼故人之流
離其土者收恤殷勤死喪匍匐鷄鳴風雨未嘗旦

夕有忘於懷此則君之所以爲學也嗟乎大樽諸
子巳矣即宋氏之以詩鳴者隱莫如子建達莫如
直方乃相繼殂謝君獨以其身爲才人爲宿素爲
廉吏爲勞臣合觀前後篇什自非歲月之深閱歷
之久不足以詣此百世而下論次雲間之詩者或
開其先或挂於後兼之者其在君乎往者余有書
與君論詩期進於古之作者心壯志得不自知其
難也比歲以來窮愁憂患足以磨折其志氣自念
平生操觚不至於觚滯今每申一紙怛焉心悸若

將爲時世之所指摘往往輟翰弗爲君之去我也遠其郵書及之者將謂可與言詩也詎知其遇之窮而才之退哉雖然自君居嶺表余嘗往還雲間追數舊游俛仰俱爲陳迹然則江鄉百里之間同當以君爲詩老其知而序之者亦無過於余而余又安能已於一言不附名於末簡也因君之請歷舉其讀書取友居身服官雖不足以盡君之詩乃君所以爲詩者於是乎出序以歸之且爲世之讀君詩者告焉

太倉十子詩序

吾州固崑山分也當至正之季顧仲瑛築玉山草堂招諸名士以倡和而熊夢祥盧昭秦約文質袁華十數君子所居在雅村鶴市之間攷之定爲吾州人蓋其時法令稀簡民人寬樂城南爲海漕市舶之所帆檣燈火歌舞之音不絕蝦鬚三尺海人七寸至以形諸篇什居人慕江南四大姓之風治館舍庀酒食楊廉夫張伯雨之徒自遠而至嗚呼抑何其盛也淮張之難城毀於兵休息生養百五

十載張滄洲始以詩才重館閣與李茶陵相亞而早死則弗以其名傳桑民懌徐昌國家本穿山與鳳里名成之後徙而去之則弗以其地傳故至於瑯琊太原兩王公而後大兩王既沒雅道澌滅吾黨出相率通經學古爲高然或不屑屑於聲律又二十年十子者乃以所爲詩問海內然則詩道之興豈不甚難矣哉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士君子居其地讀其書未有不原本前賢以爲損益者也輓近詩家好推一二人以爲職志靡天下以從

之而不深惟源流之得失有識慨然思拯其獘乃訾謷排擊盡以加往昔之作者而豎儒小生一言偶合得躐而躋於其上則又何以稱焉卽以瑯琊王公之集觀之其盛年用意之作瓌詞雄響旣芟抹之殆盡而晚歲隤然自放之言顧表而出之以爲有合於道詘申顛倒取快異聞斯可以謂之篤論乎今此十人者自子儆以下皆與雲間西泠諸子上下其可否端士惟夏兄弟則爲兩王子孫廼此詩晚而後出雅不欲標榜先達附麗同人沾沾

焉以趨一世之風習書曰詩言志使十子者不矜同不尚異各言其志之所存詩有不進焉者乎吾不知世之稱詩者其有當於余言否也亦聊與十子交勉之而巳矣十子爲周肇子儆王揆端士許旭九日黃與堅庭表王撰異公王昊惟夏王抃懌民王曜升次谷顧湄伊人王攄虹友序之者梅村吳偉業也

嚴修人宜雅堂集序

余友吳興嚴子修人繇進士需次里居肆力於古文辭得詩賦序傳若干首名曰宜雅堂集屬偉業序之吳興之族嚴氏爲大自余與旣方父子定交二十五年今就思以科名重館閣修人則出自永樂中名御史之後祖充涵公恤刑豫中所全活千人二子皆成進士子孫蟬聯不絕修人之從兄孝廉蔚宗隱居著述兄弟間講肄服習以相勉修人深沉好書自六經以下嚅嚌搜討尤潛心於八家

之作得其疾徐抗墜罔不中節不數年而所學大就今之學八家者振而矜之挾其繩墨以呰謷一世修人獨禔躬簡靜凝然自遠忘其名地之高年力之富而欿焉若有所不足雖以余之衰老猶諄懇索其一言余迺不辭而爲之序曰吾嘗觀乎道術醇駁人才盛衰之故慨然於古制之不作然古之制有復行於今者亦有不行於今而其意適與之相合士君子生於斯時亦遵其制以法其意而已請得而論之昔者孔子既沒異端繁興西漢二

三醇儒始號爲黜百家尊經術而唐之貞元宋之
嘉祐作者又起而力扶其衰微浸尋乎元季明初
諸儒講求條貫於六藝之微言先民之要指亦既
彰切著明矣迺三百年來不免汨没於帖括之時
文夫帖括者摘裂經傳破碎道術朱考亭氏早鰓
然憂之雖其中非無卓然名家而趨軼絕群之才
擯去其筌蹄不害於所爲古學然微一世以趨之
而人才之磨耗固已多矣
國家典制改令大復乎漢唐之舊而有司之奉行
不精體裁之沿襲未化顧亦足以破往時攣曲支
離之見而學者之聰明材辨無所復用將一出之
於古文於是數年之間操觚立言者相望競起豈
非化民成材已然之明驗耶所謂古之制復行於
今者此也聞之學於古訓乃可服官鄭公孫僑之
言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入學蓋先王所以敎
育人材其漸次如此後代以科目取士於治術大
半無所考究迺縣而予之一官其才者籌領案牘
工俗吏之所爲次者干利祿以自進有貴至公卿

憒不知古今者幾何而不速官謗也今者銓選之格雜而多端從進士起家者率久之不得註授以彼耳目之高廣心志之寬閒而又加之以歲月非特用著述自娛已也盱衡乎政事得失民生利病以發爲文章蓋不離乎數卷之書而臨民出政道在是矣然後知壅滯阻抑之中寓長養成就之法所謂古之制不行於今其意適與之合者此也夫以修人之才與學固非因乎其時養之既久而後有所自見然需次里居者亦已十年余反復於其

論著如恨豪猾吏之盤互膠結賢有司輒反爲所中而威令格於不行又以農人困苦而商民富貴推漢武之重本抑末均輸鹽鐵摧豪强贍國用而田賦不加於民此二者皆救時篤論修人從十年之中講求其是非參驗其治否然則舉而措之達於從政豈不裕哉余家居鬱鬱無所得是行也將以求友而獲交於修人吳興山水之氣靈秀磅礴非修人不能有以當也余老矣濩落無所成名庶幾遺經絕學賴斯人以不墜故既論次修人之文

折衷於古人尤舉其爲學之方明體達用可裨於
當世者告焉天下定有知之者而非余之言足以
重修人也是爲序

鄒黎眉詩序

予與梁谿鄒子介同舉省闈者將四十年子介之次子于度及其孫黎眉先後從予游益予之交於鄒氏者三世矣于度大廷奏名第一天迺豐其遇而嗇之年予以暇日過惠山則黎眉所學大進天才雋逸深肆力於詩古文詞間出其餘技筆墨渲染無不造諸至極其志氣超邁論辨英偉有絕出於流輩者予初歎子介之不及見其子成進士繼又於京師哭于度私心傷之今迺知舊門長德源

遠流長其於湖山清淑之氣停毓而盤礴子介于度所不能盡者將悉以發之黎眉無疑也有黃子夏生者爲黎眉友才相亞而窮困過之黃子一日造予而言曰鄒子將辦裝入太學行有日矣先生不可以無辭予曰昔宋呂文穆公繇對策首選受知太宗晚進其姪夷簡遂相繼柄用今以于度爲世祖所拔擢誠使積年資躋通顯黎眉於其時用近臣子弟身至京師進平生所爲文其遭逢必有大過人者今迺從白衣諸生褰驢襆被以折旋於

博士之前士之遇合大小遲速豈非以其數耶雖然太學者教化之原人材所自出也嘗試推鄒氏之先不有騁辨而談天雕龍者乎上書而連類比物者乎當周衰學廢漢興文景之世未遑有所興起士生其間不能遂志鼓篋以從事於詩書之業各逞私欲希尊寵於當世故有迂怪不經游譚無實盛自稱許於碣石稷下梁苑吹臺之間如三四子者雖各有所長而風習固已衰矣 國家遵行先王之制舉天下之士一志同方畢歸之於學我

東南之人爭自濯磨者甚衆祇以伏處江介援引勸誘之不力廢格衰沮不能自達於通都其上者嵁穴著書次者客授管記漸流爲唐季之餘習識者憂之求其具車馬登橋門奮然欲自進於
天子之科目如黎眉者百未一二數也嗟乎人材消長之故可勝道哉夫鄒子之所善莫過於黃子然黃子一再試於有司輒有摧幢息機之意京師賢公卿大夫見黎眉之才亦慨然於南士之不鳴不躍者乎亟思所以收之其必有道矣是爲序

翁季霖詩序

余讀歐陽公集古錄序其言物嘗聚於所好而得於有力之彊自謂好之已篤力雖未足猶勉致之以余觀公之所好如盤盂金石篆籀分隸諸書亦重其文焉而已後有繼者如趙明誠倪元鎮之流其所訪求搜購爲有力之彊且十倍焉然皆取其器不徒以其文視公之所好相去稍有間矣天下士大夫廼亟稱之良以後生去古既遠庶幾覩其物知其用俾觀者得所致雖目之好古而文可也

余嘗訪友莫釐峰旁過翁氏之廬見其堂廡深靚夾窓助明罍尊雌鼎犀籤縹帙以爲之陳雕茵髹几文竹異石以爲之飾問其家曰先人之所遺也没十餘年矣琴策在前罍洗居右部分而不亂無纖翳焉噫是其聚之可謂有力之彊者矣然非其子孫好文不能守之完且美也其中子季霖出所爲詩一卷讀之琅琅然鏗金而戛玉夫生於湖山鉅麗之區能守先業讀父書以諷詠爲樂若季霖者所得不既多乎吾聞翁氏之先以化遷起家其

後或爲任俠擊鐘連騎角狗馬之足與鷄鞠之會以大耗其資而季霖之先人慕奇嗜癖獨以之稱風流傳來裔歐公有言象犀金玉其能果不散乎趙明誠倪元鎭即其身遭逢喪亂蕩爲雲烟後世猶美其標韻而况於翁氏若考作室維塗暨茨匪徒永保而弗失又重以風雅之道爲之後先輝映也夫詩以流連光景陶冶性情與好古博物其道爲相近季霖列玩左右望若神仙摩挲前人之手澤而詠歌擊節得是編於高山流水之閒吾知其詩有進而未覩其止也乃取而著之於篇

沈伊在詩序

吳時吾友邵僧彌好爲人言吳中先賢軼事曰石田沈先生之隱相城也有郡守召之圖其樹塞門一郡驚詫此當呼庸工奈何以辱沈先生先生顧不肯祈免亟囊筆往圖畢辭歸而守不知也吳文定公匏菴於先生爲布衣交官宗伯居京師郡守緣輯瑞入公首迎問先生起居守愕眙不能應退訪之則向者囊筆生也歸而惶恐執贄謝先生已踰垣遁矣僧彌善書畫能詩性耿介耻干謁爲余

叙述先賢往役不往見之義庶幾於其身親見之又自以與余善竊用石田自許而取文定望余乃不幸僧彌早世而余頹然放廢以老惟追憶亡友之言爲愀愴而已今年秋避客獅林寺中金昌沈生伊在持所作詩若畫來見生頎而秀精警有機辨一時傾其坐人畫學趙承旨布景設色超詣獨絕詩亦沉練有法度問之則固石田孫也自來儒雅詩與丹青爲兩家惟石田之畫擅名當代而一時鉅公推挹其詩以爲舒寫性情牢籠物態彷彿

少陵香山之間今伊在親其子孫閱數世踰百年一旦起而修明祖業其詩若畫深造而日新者家法具在又何俟乎宅求哉雖然余以伊在之學先生者不專在詩畫而在其爲人嘗試取往事比類觀之今之有司視文人才士如鴻毛世無吳文定卽使若文定者復出曾不足介其一言以爲輕重而今之爲士者於郡縣必先謁謁而任奔走之役有百倍於繪事者又何有於不知而後謝謝而拂衣去之也然則伊在之學先生者亦貴乎自重已

耳世運而往自石田逮乎僧彌之時不知其幾變然其時風流文釆猶爲當世所矜式廼撫今追昔者已慨然前賢之不可作而況於今日乎余少與僧彌用詩文書畫相砥礪顧念逝者已矣老而才退於所學無所成名見伊在之年少而才取三十年前所聞於故友者告之非圖勗勉同志良以自感也是爲序

蘇小眉山水音序

同里江位初歸自京師取其友蘇君小眉所爲山水音一卷示余曰小眉南贛中丞公之長子也中丞忠勤廉惠有大功德於南土之人小眉以名公子世其祿位有弟曰次山既得畿輔一州報最聞矣君負盛名有經世之志欲以科第自顯優游未仕用載籍自娛好結交天下雄駿抱膝吟哦被服如儒生年未三十同輩中已驚爲晚達君天性恬澹視人世裘馬玩好歌舞射獵之娛不以屑也與

人言盱衡古今攷驗得失負意氣猶然諾遇有所合雖揮斥千金無所吝今其詩具在嘗試取而讀之有振衣千仞俯視塵壒之想故其詩歸然而高淵然而深有探幽抉冥刻鏤眞宰之心故其詩銳者削成涓者澄澈有吞吐萬象壯偉不測之觀故其詩嶔嵜巀嶪懸出而奔流舉章門貢水巫閭碣石之奇而盡攬之此小眉所有得於山水以名其編者也願先生一言序之余曰漢有天下至建元太初之間黜百家推孔子而儒術乃與其作五言

以繼三百篇之風者亦典屬國實爲之倡則詩固蘇氏所自出也自此以後緯之有威瓌之有頴明允之有軾轍皆以父子再世弗替訖乎近禩有蘇平仲者與宋景濂同史局能文章每一代之興其家必出異才以垂聲聞而典著作忿生之後詎可謂無其人哉自古公侯之子孫涵濡教澤敦詩習禮爲天下先而後遐陬遠蔚之儒始得奮其智能以鳴躍乎當世嗟乎以江生之才苟不游通都遇知巳則抱其殘經抑没於泥塗之中者固巳多矣然則以小眉之人與其地負有用之資處方剛之年讀書取友覃心經術以爲世家表率　國家典章文物比隆往古庶幾得博物弘雅之君子立乎交戟之内俾聞者有所興起焉其在斯人乎其在斯人乎余老矣不獲偕蘇君游從位初之詩書以貽之其當以余言爲何如也

傅錦泉文集序

溫陵傅錦泉先生遭有明全盛於嘉靖二十九年舉禮部第一廷對抗直指切權要分宜相覽而惡之尋遣人招致出門下拒不可以此不得入史舘除儀制司主事轉光祿丞改吏部稽勳郎與其長議不合拂衣歸築室巖山之側灌園著書年八十有六而卒先生於易爲專家自辛卯登賢書庚戌始第進士沉酣於六藝百家之言者二十年制科之文盛爲海內所傳誦平生所作序記碑銘若干

卷古風近體諸詩若干首先生歿後四載同郡鏡山何公序而行之傅氏溫陵大族子孫相繼仕宦以十數今松江通守石漪君其從孫也自先生通籍之年數之甲子一再週矣家藏遺集往往散軼弗全通守之尊人搜羅放失刻之閩中通守又刻之吳下而屬偉業序簡端偉業讀而嘆曰先生之學殆用晦者也自其初治制舉義根據經術不肯纖靡以投時好累罷春官垂老始遇郎以樸直失權貴人指等輩皆顯任而先生浮沉自如進不爲

利退不爲名終身寥落而未嘗有一言不平以自詡復用雖其垂世不朽之文亦旣窮年矻矻深沉有得矣同時以古文擅聲譽主壇墠者爲其鄉人先生落落其間不欲有所標榜也吾聞之古君子之善易者識進退得喪之道藏器斂德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若先生者其庶幾乎余論次前朝當
肅皇在御凡先後首南宮者十有五人僅袁文榮王文肅兩公至宰相次有尚書華亭陸文定侍郎海虞瞿文懿巡撫則毘陵唐應德平凉趙景仁太

僕則樂安李懋欽此七公者最著應德以古文名其家饒經世大略後追謚襄文無論度越趙李自相國以下莫及也文定文懿用上第爲天子之近臣景仁亦由庶常出補惟唐李初授部主事視傅先生差相類先生與李終不得在禁林應德景仁從諸曹郎名入爲宮寮忤永嘉意因請朝東宮偕吉水羅達夫三人者同罷達夫終其身不出唐趙後由知兵用而唐遂勤其事以身殉　肅皇好以操切任柄臣永嘉貴溪分宜三相輒假喜怒以排

擯天下之賢士如達夫諸公是也獨應德晚年起
授人謂其爲分宜所知嗟乎彼苟貪富貴何不少
年循資拱默以取公卿廼末路艱難沒身王事論
者猶謂紓意時宰從而訾謷之過矣雖然襄文之
學於地理扼塞兵機成敗無所不通雅自負經濟
謂有用於世世遂得而羈縻之若傅先生者其才
固不足以及襄文今就斯集讀之言皆歸於道德
以躬行爲本視世事粥粥然不欲顯短長之効即
其齟齬分宜者非徵諸家乘後人之所稱述則亦

無所表白此其用意深矣士君子當出處之間潛
鱗戢翼圖之不蚤讀公集者未嘗不喟焉三歎也
何鏡山之序公也曰公灌園巖野離支龍目來禽
青李皆身植而手蒔之日與兄弟四五人追隨游
賞世既棄公公亦果於去世竟以終其天年嗚呼
何公此言所以見太平全盛士君子隱居讀書談
道之樂而未免悵然於公之不遇也由今觀之如
先生者何可得哉何可得哉

傅石漪詩序

余蚤歲受知於溫陵周芮公先生先生以吏部郎典選相國東崖黃公時在左坊兩公者同里同籍有詩名余繇及門後進唱酬切劘於其間者四五年而後別去比亂離分隔余爲詩以郵寄先生於閩中先生偕相國和之海內追數其交游而相與爲傳誦故溫陵之詩余平生之所習也南安傅公石漪以副二千石涖治雲間爲政之餘揚扢風雅既搜葺其先集俾余序之矣再手裒所著詩若干

首屬其友趙雙白魏惟度請余言弁簡端夫南安溫陵屬縣也傅氏爲其邑望姓自其祖錦泉先生舉禮部第一著書名家百餘年來子孫之登聞者以十數石漪原本家學好與郡之先達者游其爲詩也於體製風格既講求漸漬之有素又能標舉蘊籍剪刻深至以自探性情之所獨得當其自閩而出也過吳會涉大江縱觀乎泰岱黃河之大京闕宮觀之盛其紀行也有作其述志也有感而後以職事來雲間雲間者湖山之奧區騷人雅士所

奉爲壇墠者也君至而日與薦紳大夫流連於觴酒文詠治郡齋以延名俊出俸錢以資宴游四方無不傾慕其風流而推挹其雅尚所稱綠綺堂集者是已君廳事之西爲屋數楹每退食有暇彈琴讀書於其中而顏之曰綠綺夫琴者取其導堙宣鬱致化理於和平此循吏所以阜民庶而詩家所以叶神人也君之撫絃動指至於文王箕子之操得無有愾然太息如見其人者乎當溫陵全盛之時兩相同日拜命東崖之晚年失志感時悲咤寄

之於詩歌者爲多吾師吏部公近者道出吳門追話四十年停驂問政之所師弟登高憑弔未嘗不汍瀾流涕也雙白惟度過我草堂屈指雲間一二君子與時仕宦閩浙江山吟眺賓從聲華今已不可復問矣君之增奇踵勝亟亟於是編之成庶幾流風餘韻綿延而不絕也噫嘻豈不重哉

聖恩剖石和尚語錄序

聖恩語錄剖石大和尚所著其嗣法弟子黃龍朗梓而行焉者也當三峰舉揚臨濟宗旨剖公與黃龍並出其位下其後黃龍走之章門廬岳巔崖絕巘之中而剖公補其師故處修祖庭以化導我吳人者三十年此三十年間諸方信拂之流傳者不知幾何人而趺坐說法之書亦旣溢名山而遍都市矣聖恩剖公黑白無不瞻仰所謂精進光明幢也而語錄至今日始出葢和尚以眞實了義扶植

吾宗不欲尋文覓句與世之名聞利養者同其演唱逮黃龍以故人還故山受記莂以去力請之方許行世顧猶刪而存之僅得四卷是編也所謂最後出而尊貴者歟偉業嘗從而問道者也遂不辭爲之序曰昔馬祖首以棒喝接人至臨濟而豎三玄三要宋洪覺範乃標舉以立綱宗是豈謂棒喝之不足而以玄要爲門庭哉葢自衣止不傳之後法派不得不分法派分則付囑不得不廣從上諸祖懼夫世之一知半解者藉口於單提直入顢頇

儱侗無以攷驗其淺深得失故設爲權實照用料
簡回互以策勵而勘辨之此所謂宗旨也以余所
見當三峰之時海內知傳法爲不易其從游者皆
人才英特語機迅利而猶盡力鉗錘未肯輕相印
可今之豎拂拈錐者在在有之可謂盛矣吾不知
明眼人辨驗其所開法於玄要賓主竟何如也夫
風習所不能止者當折之以所服三峰之門推聖
恩南岳靈隱爲三大老非復淺學初機所可幾及
今以法印相承之耆宿其操持修證爲最久而此

書之出也若是其慎重然則有朝參承而暮撰述
者能無瞿然其自失乎或曰黃龍之在法昌也嘗
坐禪山窟中虎飲於巖泉不爲動大蛇上下其肩
背而鼻觀自如此其力量有過人者和尚退然不
出戶牖俾稱弟子而折輩行彼葢以道故屈也其
書具在吾又烏足以知之

梅村集卷第二十三

序三

江南巡撫韓公奏議序

御史中丞蒲坂韓公巡撫江南之五載
天子洊錫公命進秩司空公自以幸得備位維是
地方之得失閭閻之利病分條其所以興及所以
革之狀
當宁幸聽其言得奉行弗墜以少逭於闕失其副
封與草藁具在手自裒輯得若干卷授其部民吳
偉業序之偉業讀而歎曰
上之加勞公與公之盡心厥職者其在斯乎其在
斯乎昔我

世祖章皇帝聽覽之暇命儒臣采經撫傳以撰集
羣書無亦以後之人制度文爲釐於前王之成訓
罔或遺漏故不厭其多聞博物而義類之弘深也
若奏對之體貴乎指事造實以通變而適用其理
覈其文顯一切傅會繁曲之辭屏使弗進偉業每
南苑夜直見諸公坐而假寐漏下三十刻中書猶

捧督撫所上章奏以叅訂國書有徵文之疑互則爲之執筆彷徨看詳久而後定然則有事於敷陳者可不慎哉詩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書曰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當韓公之在京師宿衛忠正曉習文法佐太宰以贊邦治周官所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其公之謂歟
天子器其能擢自樞幄出典畿輔三命作牧四方具瞻公涖政浹旬囹圄已赫然改觀矣亡何有遷擢
江南之命先是江南山越未平萑苻數起閩海巨

寇闌入內地以詿誤吏民當事者赤囊紛馳告變收捕之章又數從中下公至之日氛祲消而姦宄息不動聲色用術循彈壓以爲政向之所謂告急之書窮考之案則皆無之顧以東南區區一隅賦稅居天下之半秦楚滇黔閩粵之餉檄使旁午奔命弗遑吳民戶賦而口斂鄉部書都鄙之版掾史掌邦國之貳調發出納千條萬端郡邑守相日有要月有成趨辦不及即鐫譙隨之發代者拜除如流罷免者羈管不去雖有考課之法亦不得而施

公能無焦心極慮以求當世之長策耶昔有宋安
撫大臣設上佐以勾管機宜文字主者執凡治要
而已今者職事巨細旬朔動以具聞其間 詔條
赦令計簿獄詞所當鉤稽而出入者節目繁夥不
可億算惟公通達政體能周知乎輕重嬴縮之數
而操綱紀以御之如游刃如治絲如燭炤而觿解
故有所建白區處詳當體例精審深嚴之地朝拜
夕可所司莫得而駁難焉論者以此重其才服其
略它人爲之弗能及也已竊惟古來奏疏莫善於

鼂賈亦嘗建積粟鑄錢韓范歐陽本經術大儒在
西夏河北所進劄子首以理財足國爲務夫論事
人主之前先使之知經制出入充然其有餘則仁
義道德之言始可得而進自古然矣方今西北之
土未盡墾山澤之產未盡出商賈并兼之利未盡
講求以歸縣官舉天下之費畢出之於農故軍興
孔亟水旱災荒則上與下焦然其並困我公以肺
附居重任憂公如家權時制宜用其徵發期會以
仰副度支之急若夫定經賦寬民力爲根本以乘

爲東南此萬世之謀不易之論未始不端言之也
漢神爵之治尚綜覈而致其隆於三代唐貞觀之
政行仁義而收其效於富强聖主賢臣諮諏要道
或課名實或布寬仁一張一弛同條共貫非已事
之極驗耶
世祖所以大修吏治務合經意者蓋兼之也
今天子寅恭祗畏廣詢博諮尤閔念我東南之民
以訪求疾苦其久任公者將盡行公之言而公之
言有非一時所能盡處腹心寄勿之地入則造膝

留身出則皂囊封上嘉謀嘉猷從容陳請必期實
有所裨益此豈疏逖小臣匆蕘獻替者可得而比
然則其嘉惠吳民雖古大臣之用心無以過之矣
彼於文墨治辦之間謂公功著職修服其才而重
其畧不知此特庶務之可見者耳又烏足以窺公
之大哉謹序

江海膚功詩序

古者克敵必示子孫故於人臣之有功者旂常以記之鐘鼎以銘之簡冊丹青以載之鼓鼙笙簧以歌之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商周以前尚矣降此則輔氏之鐘魏顆所以獲杜回也邢國之鼎禮至所以掖國子也燕然北征竇車騎所以登山刻石也冀州安居皇甫義眞所以定亂作歌也士之人載在盟府弦之樂官圖其勞於不朽爲臣者則又受彝器而刻其辭用薦家廟傳後世永永矢報於勿忘嗚呼功名之際豈不盛哉

今我西安梁公庸江寧一捷再造南土

天子晉秩而寵異之且將定封焉吳之人以其憂兵閔亂賴公克底於寧也作歌詩數十章公曰吾之功既在史氏矣惟士大夫贈我以言重於琱戈黼黻不可以不記乃執首簡命偉業曰子爲我序之公秦人也車鄰駟鐵小戎無衣之詩其音亢切而憤厲清笳悲笛驟而歌之介冑之士無不撫劍擘腕變色衝冠者此秦風之雄乎若夫三江五湖

之間樓船羽葢黃頭櫂歌非猶夫扶風壯士之聲情慷慨也石城烏棲江南之弄非猶夫隴頭水關山月之激昂三嘆也語曰歌詩必類斯豈其類哉予則以爲不然公之在軍中通詩書習禮樂有輕裘緩帶投壺雅歌之風及其孤軍決戰雖以吳人之不武驅之赴利决命爭首視五陵六郡之豪不是過焉又何有於土風而謂南音寬柔嘽緩不足乎聽耶然則吳士大夫之屬而和者用公之氣以講軍容而壯武節其辭皆發揚蹈厲請以奏之師

中當古短簫鐃歌之曲可也公笑而頷曰善遂書之以爲序

鹽運分司張森岳賑濟冊序

苟可以仁恩及物則智不必勤其官能不必舉其職推而行之罔或勿濟今夫鹽筴者利之所自出專以佐國而足用非曉然有益於民者也周禮掌邦之委積洽年之豐凶於荒政纖悉具備而山澤之利則盡推以予民其設之官者制其政令而已無所謂征榷以取之也自管子相齊以爲海王之國即水煮鹽宜堯其權而盡歸之於上其說曰予之在君奪之在君使人長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

理後世遵而行之豪强幷兼擅利孔而撓上法者害固以浸除而諸君吾子之所食無不量其釜升而爲之設衡立準其法至爲苛細鹽筴尚爲有益於民否耶鹽筴誠有有益於民者國家水旱之不時什一之征常恐不足於用惟鹽爲天地所藏取之無害足以佐公家之急漢元封中置鹽官二十八郡齊居其六山東嘗大水民饑流人轉徙賑恤以億萬計然而外奉軍旅内供興作得以不匱則鹽筴爲之饒也鹽筴爲之饒於國家愛濟元元之

意未嘗不陰爲之助獨爲是官者不能顯以養民其顯以養民如吾友張君森岳是已張君爲青州鹽運分司青州者山東負海之地管子所謂渠展之鹽粱趙宋衛資以仰給者也爲君計者鈎稽弊漏恤下惠商廣蓄積以備乏絕斯足以勤其官矣權時緩急捜遺擧美俾朝家以全力爲農民不加賦而用自給斯足以擧其職矣廼有進於是者歲比不登民之流離不能自存者僵仆滿道　朝廷方發帑金遣使者賑救畿以南而張君能先民之

急捐貲爲粥於路又下勸分之令募豪長者相假貸願輸者具以其名聞奬勵有方賦恤有法所全活最衆是可爲難也已夫張君嘗治一道以牧民有稱於時矣此其事辦之有餘余以爲難者方君以鹽筴爲官能不拘拘於職守救災眚施德惠知所本務管子賢人也相齊之功覇以九世而君之所見似爲過之誠可　書也於是乎言

海防魯公頌言序

吳郡瀕海之邑其民有事於供億而驛騷弗寧者非甚良牧莫能恤也若上魯公由絲綸近臣出副二千石來涖吾吳以防海爲其職嘗與余論海事而籌之曰夫海上之築城堡立墩臺所以駐屯兵也除道成梁陳芻置頓則以備王人之銜命大帥之廵守惟恐賦歛之不時闕而爲罪其於用民之力亦已極矣夫土功者王政之所不廢也吾誠以其時量工命日揣高卑度厚薄而爲之則城可立

臺可成而民不至於重困今屬役賦丈之無方故其下未能授功而先爲之擾又民欲成之而兵欲毀之彼津亭土堠之不修者非玩也其戍守者利於其墮而頻爲之興築也若之何勿禁也先王之制凡承王命爲過賓者牢醴饔獻飲食之數各以班位而爲之等今庶具百物歲一賦之於民帷帟几席槽櫪碓塈事過則棄之而酒漿糗糒牲牢芻茭常以賓至之無時待於無用爲黠吏之所侵没負販之細民徵索㑥㑥列肆晝閉既又計畝而定

其徵是商與民交困也已語曰有優無匱吾誠先
爲之繕館舍庀器用而後令候人逆之於郊致館
致餐拜而將幣官正奉符而閱其數胥徒執牘而
書其物賓至如歸民用不擾若之何弗舉也余聞
之歎曰善哉言乎夫爲政之道樽節愛養息事寧
人非狃一時之安而惰窳之也開斂彊毅興事就
功亦非輕百姓之力而程督之也語曰不一勞者
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寧若魯公所言規爲措置
慮始經久民不知役而時與休之斯非體國之長
謀而使民之佚道乎魯公之駐節出治在乎海虞

虞巖邑也其山有飛泉夾澗之奇其材有丹楓翠
樾之美其田野有陂渠塘濼秔稻蒲蠃之饒人民
好嬉游而不事作業美衣食而不知葢藏因之以
飢饉加之以誅求物力大詘水則浸以尚湖綰江
海之衝而設重戍游徼之騎旁午而狎至艅艎之
舟邪許而畢集　朝廷簡文臣以勾會其資給而
整齊其法制於職秩爲重公府初立庶事草創將
吏有犒餼宴饗勞旋勤歸椽史有出納奇贏徵令

考校宅若僚采之聯事賓客之過從絡繹奔湊咸
於是乎在苟非閈閎之高堂皇之峻唐階屏樹審
術辨方則上無以發教令治文書下無以充揖讓
洽笑語曾公有憂之且公之來也嘗諏於都人士
曰學校者爲政之本也古者行師在泮獻馘行飲
至之禮今海上桴鼓無警而戍邏之卒有芻牧於
孔子之宮者我備官而遽忘之耶乃卽訓導沈君
與謀以尊經閣傾圮日久不可莫之治也擇日戒
徒畚挶旣具鞏葦斯起易其黝黚煥以丹青暨宗

瞿相顧瞻奕奕而公治事之堂亦適會於成諸生
入學鼓篋得游息講肄之所而海上突騎水犀諸
軍負弩被甲而趨庭者見榱題輪奐有嚴有翼無
大無小歡欣鼂藻凡此二役皆公於農事之隙斥
羨金捐俸入以爲之故鼛鼓弗戒而版築克就君
子曰曾公於爲政知所重矣春秋於浚洙城防新
延廄則非之於復閟宮作泮宮修御廩則善之誠
繇此而推其於築城置堠平易道路儲偫糇糧皆
當預之以時而定之以法俾其下居平無勞苦歎

息之聲臨事無供頓顛躓之怨公之才實優爲之而吾吳人之獲有休息其道端出乎此也沈君率其邑之士大夫徵余文爲賀余因以前所聞於公者爲告而且深有所望焉

魏貞庵兼濟堂文集序

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名世鉅人出而弘濟蒼生潤色鴻業然而長於政事者未必工於文章工於文章者未必優於理學求其兼備無遺者不數見也當西漢之隆蕭曹丙魏號爲賢相然所長者止於政事無論理學卽文章且無聞焉而司馬遷相如枚皋揚雄之流又徒以文章著稱而不及施於政事其於理學則亦未能窺其萬一也所謂兼備無遺者求之古而不得今乃得之於柏鄉魏公公稟

鴻駿魁杰之才遭逢
聖朝廻翔禁近値
世祖章皇帝興治右文招延俊乂數舉 經筵命
儒臣講論大義或時 巡游南苑應制賦詩一時
文學侍從之臣無不掞藻摛華對揚 休命而公
實歸然爲冠首其後歷諫垣躋柏府密勿論思綱紀庶政封章數十上如請開日講頒孝經錄遺忠闢異端諸疏皆關天下國家大計葢非
當宁知公之深不能盡用公之言以興致太平而

非公之才與公之學亦不能輔導以成至治
聖主良臣相得益彰於以調元贊化經國庇民千
載一時也
今上御極公以銓衡重望入居政府於時重熙累
洽海內晏安從容於黃扉綸閣之間得以留心述
作博游才藝而公又邃於關閩濂雒之旨其學以
性善爲本以致知爲要所輯聖學知統錄及大全
纂要學規彙編諸書皆足以闡繹微言紹明聖緒
而以其餘閒作爲詩歌則又能籠挫萬物匠心獨
妙至於悲鼎湖之莫逮痛子期之云亡其忠孝氣
節於君父友朋之間尤惓惓乎三致意焉所謂理
學文章政事公殆兼而有之蓋公之才與學其積
之也有本而出之也不窮今夫江河之水灝漾潰
漾雖疏而爲川注而爲瀆而其源則一也公之蓄
於中者停泓演迤雖試之於政見之於文而其本
則一也公之弘致遠識固非若漢之輔相醇謹樸
遬者可擬而亦豈僅如賦上林誇長楊者以翰墨
爲勳績詞賦爲君子而已哉公爲高邑趙忠毅公

之甥忠毅與公同主銓政世傳爲美談然忠毅值黨議紛呶群言謡諑之日枋用未久而公之功名在日月之旁筦樞軸之任以視忠毅其所遇之幸不幸何如也公所著詩文甚多中州彭子士報謀之吳君冉渠楊君仲延撮其尤要者鋟板以行葢公之學與公之才其所以開物成務者雖不盡於此而於此亦足以見其大者焉故不揣而爲之序

古文彙鈔序

古文之名何昉乎蓋後之君子論其世思以起其衰不得已而強名之者也先儒謂三代無文人春秋以降始有子產叔向用文詞爲功而莊周列禦冦遂以名其家西京以下班班矣其時有古文尚書古文孝經者以六書難字爲考正而已初非以其文名之也自魏晉六朝工於四六騈偶唐宋鉅儒始爲黜浮崇雅之學將力挽斯世之頹靡而軌之於正古文之名迺大行蓋以自名其文之學於

古耳其於古人之曰經曰史者未敢遽以文名之南宋後經生習科舉之業三百年來以帖括爲時文人皆趨今而去古間有援古以入今古文時文或離或合離者病於空疎合者病於剽竊彼其所謂古文與時文對待而言者也蓋古學之亡久矣吳郡蔣新又吾友韶仲僉憲公之孫也刻其古文彙鈔成問序於余曰此吾祖所以敎於家者也願得一言以識勿忘余取其目觀之則自周禮檀弓家語以下左國公穀國策三史八家之言皆在而

其書不過數帙噫嘻是何其取之之博而用之之約乎夫周禮河間獻王所得與儀禮同上之秘府然儀禮有逸經三十九篇已亡而周禮冬官一篇亦闕小戴氏增損禮書曲禮檀弓以下共四十三篇馬氏又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篇第若其錯雜故論禮者以爲不如春秋三傳之爲全書然漢儒多尊公穀抑左氏至東京以後始顯而國語亦輔之以行名曰春秋外傳戰國策劉向所定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宋時再命儒臣訂定迺完

夫士生於古學廢絶之後區區掇拾整齊於煨燼屋壁之餘亡者澌滅而不傳存者混淆而無次有識者咨嗟太息恨後生不見古人之大全良以此也詎肯厭遺經爲難竟又從而摘裂破碎之哉三史唯孟堅爲蘭臺定本史記已有闕文蔚宗所刪取者謝承袁山松諸家今已莫可參訂若夫韓歐大家之文後人尊而奉之業已家昌黎而戶廬陵然君子以爲元末諸儒所爲發學者其於八家講求各有本原所當博稽以要其歸未可於尺幅之

內規規而趨之也葢讀書之難如此蔣氏自淸流
公以春秋起家予交於僉憲最深知能世其家學
今新又年甚少才甚高將以其學游京師而刻所
鈔以無忘先志傳曰學猶殖也不殖將落新又之
所殖不旣多乎夫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司
馬遷涉江淮探禹穴而世本楚漢春秋參之以訪
求而後大備京師者文人學士之所集羽翼經傳
之書在焉然則新又其繹於所已聞以進乎所未
聞可也彼夫採摭薈蕞之書豈足爲新又重哉余

旣慨世人之不悅學而新又好古又表揚其祖父
之教有合於昔人讀書之大指乃因其請而敘以
歸之云

龔芝麓詩序

大宗伯合肥龔先生裒其新舊所著詩手授丹徒姜子子翥曰子知吾詩者也亟圖所以廣其傳於是大行伯成吳侯方以爲政餘閒揚扢風雅謀諸顧子修遠陳子椒峰相與詮次而刻之吳中集成命其友婁東吳偉業弁簡端偉業伏而讀仰而思曰夫詩人之爲道不徒以其才也有性情焉有學識焉其淺深正變之故不於斯三者攷之不足以言詩之大也今以吾龔先生選詞之縟麗使事之

精切遣調之雋逸取意之超詣其詩之工固已儁鶻之舉也扶摇一擊騏驥之奔也决驟千里先生之潛搜冥索出政事鞅掌之餘高咏長吟在賓客塡咽之際嘗爲余張樂置飲授簡各賦一章歌舞恢笑方雜沓於前而先生涉筆巳得數紙坐者未散傳誦者蚤遍於遠近矣此先生之才也身爲三公而修布衣之節交盡王侯而好山澤之游故人老宿殷勤贈荅北門之窶貧行道之饑渴未嘗不徬徨而慰勞也後生英儁弘奬風流考槃之窮歌

形管之悅懌未嘗不流連而獎許也自伐木之道
衰而黽勉有無匍匐急難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先
生傾囊槖以恤窮交出氣力以援知己其惻怛眞
摯見之篇什者百世而下讀之應爲感動而況於
身受之者乎此先生之性情也板蕩極而楚騷乃
興正始存而大雅復作以先生時世論之繇其前
則慨我寤歎憂讒慝痛淪胥也繇其後則式燕以
敖誦萬年洽四國也舉申旦不寐之衷與夙夜在
公之道上求之於古昔內審之於平生於是運會

之升降人事之變遷物候之暄凉世途之得失盡
取之以融釋其心神而磨淬其術業故其爲詩也
有感時侘傺之響而不改於和平有鋪揚鴻藻之
辭而無心於靡麗秦風之篇曰蒹葭蒼蒼白露爲
霜士君子所以久而益堅者其砥礪必有道矣此
先生之學識也余定交於先生者三十五年凡友
朋之稱詩者以百數舉其最曰海虞錢宗伯牧齋
萊陽宋少司寇九青九青鎖闥論文江行紀勝與
吾輩三人同事於楚而牧齋晚年不自得適會先

生調告南還相與淋漓傾倒於白門金昌之間斯
二者相知爲深九青好矜慎其詩嘗追擬少陵頗
能得其一二日必課五言一首與其學大有成就
始肯出以示人迺不幸而以兵歿雖其斷篇零落
百不一存余每與先生言而傷之牧齋深心學杜
晩更放而之於香山劒南其投老諸什爲尤工旣
手輯其全集又出餘力以博綜二百餘年之作其
推揚幽隱爲太過而矯時救俗以至排詆三四鉅
公卽其中未必自許爲定論也誠有見於後人之

駁難必起而吾以議論與之上下庶幾疑信往復
同敝天壤而牧齋之於詩也可以百世然後知昔
人之詩其作之者傳論之者亦傳至磨滅如九青
雖相知有吾兩人無可加其稱述惟爲之撫卷追
歎而已余忝少長於先生旣推服其才又熟於性
情學識之有素故於論詩表而著之嗟乎先生之
功於斯世甚大固無藉於詩以傳而詩之工已臻
於至極余衰且憊庶幾厠名集中隨諸子之後宅
日有追數其交游而及之者此余從伯成之請而

序之之意也不然余之言豈足爲先生重哉

宋直方林屋詩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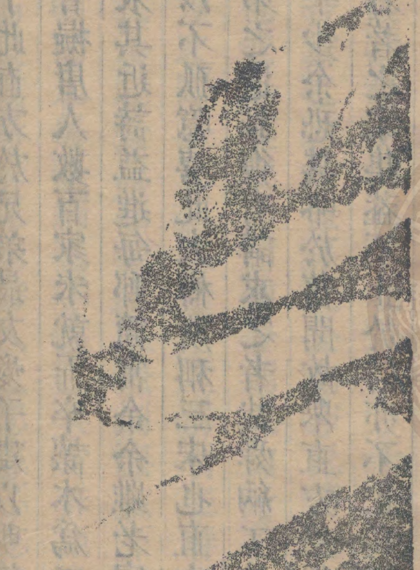
往余在京師與陳大樽游休沐之暇相與論詩大樽必取直方爲稱首且索余言爲之序當是時大樽已成進士負盛名凡海內騷壇主盟大樽睥睨其間無所讓而獨推重直方不惜以身下之余迺以知直方之才而大樽友道爲不可及也已於是天下言詩者輒首雲間而直方與大樽舒章齊名或曰陳李或曰陳宋葢不敢有所軒輊也大樽既前死舒章得一官又不究其用直方乃以名位大

發聞於時旣躋顯要進卿貳爲　天子之大臣矣復不幸蚤沒其少子舜納哀其父平生之作取首簡屬余余俯仰四十年執友零落殆盡愛舜納之才以爲直方不死而自顧頹然不勝其衰且憊矣乃撫卷三嘆而爲之序曰吾讀小雅得朋友之道焉昔文武盛而伐木興周德衰而谷風作詩者所以垂教易俗而朋友故舊其厚與薄之遞降舉世之隆替係焉尚論者可不思其故乎余嘗反復於東漢之季其賢而好士莫過於蔡伯喈孔文舉伯

喈之愛王粲欲舉家之書籍悉以與之伯喈沒其撰集漢事遭亂弗存仲宣不聞有所捜葺也文舉誘掖後進賓客日盈其門已而死於曹氏最後好其文而購之者迺在魏文帝其當時故人不過脂習一慟而已蓋古道之難如此詩有之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士君子處於搶攘之際其生而同心死而相恤百世而下未有及山巨源之於嵇中散也今以觀吾直方何其類巨源之風乎巨源位登三事年垂八十視直方過之其詩文詞賦足以比肩

知己則直方所長特優巨源弗及也惟是讀感憤之詩追忘言之契後死而結集其文章既貴而贍護其妻子則巨源之於直方千載同符不期而合吾黨之放廢僅存比於向秀阮籍之徒者如余是也能不嘆哉語曰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鼓琴直方之琴今已渢渢乎明堂清廟之響矣若以語乎孔子之憂患左徒之離騷則撫絃下指終有所哽咽而未發是編也不復存其少作詎足以盡直方而直方所以原本詩人之忠厚不忘故舊者端在

乎此直方於兄弟最友愛子建以明經高隱著書嘗擬唐人數百家未就而卒讓木爲二千石於嶺表其近詩益進每郵筒寓余余雖老實籍君兄弟以不孤噫嘻此大樽所稱三宋也直方歿友朋兄弟之道誰復有講求之者哉舜納工詩有儁才而年少余恐其略於舊聞故舉直方學行有關當世者著之家集蓋不止於詩亦不止爲宋氏已也庶幾舜納知所勉焉



孫孝若稿序

余初以制藝起家常欿然自以爲不足好從諸先達攷求故實以增益其所聞見其之虞山也獲與孫子喬先生游先生年已六十餘常爲余言少時猶及見皇甫司勳王弇洲兩公云葢先生之父三川公以能詩名海內兩公親與定交先生侍函丈聞緒論追敘其事嘆詫爲不可復得余聞語亦慨然者久之當是時先生之二子恭甫居顯官而光甫與余同舉進士先生不以爲榮好舉往賢之流風軼事以相諷勉余以知先生之不可及而其澤

深且長也已後十餘年恭甫之長君孝若舉進士裒所爲文若干首問叙於余孝若之爲人也風流醞藉機神警速實傾倒於余余亦心折之甚其天才之所軼發家學之所纘承足以囊括古今貫穿經史出入古文詩歌之間制藝乃其餘事卽而求之所造固已如此矣嗟乎今之爲制藝者咸哆然有自大之心其中初無所得而欲以輕儁當世淩忽老成邀結黨類詆諆儕輩以余耳目所見比比

而是也夫以孝若之人才之門地不欲沾沾於一日之名捨本業而追時好及其捷南宮懸國門天下翕然稱之京師三公貴人無不援孝若以爲重者而亟得余之一言豈文章道誼朋友之投分固有數歟抑余之蹇拙無似齟齬於世孝若因以取之歟若謂世經變亂人物凋喪雖樸陋如余者猶遺民佚老之僅存可以徵舊聞而道掌故則余且震懼不敢當而孝若固進而益請者蓋亦乃祖之風類也以是辭不獲而爲之序

德藻稿序

吾弟德藻以今年舉於鄉去志衍與余同薦之日則已二十年矣余深喜吾宗之有人而德藻嗛焉不自以爲足挾其行卷是正於余余將何以爲吾弟告哉無巳舉平日讀書之道爲吾弟言之可乎初吾與志衍少而同學於經術無所師授特厭苦俗儒之所爲而輒取古人之書攟摭其近似者櫽括之爲時文年壯志得不規規於進取乃益騁爲無涯之詞以極其意之所至初謂遲之十年析理

匠心刊華就實庶底於有成不意遽爲主司所收而世人遂謬許而過採之以其言爲該實夫學力深淺內自驗之吾心余兩人之於文實未有所得也自入仕以後得宿儒大人爲之講論約其指要而分其條流退而視吾之文則膠葛漫衍無當於古之立言者於是惝憤竊歎盡發篋中之書而讀之將上以酬知遇而下以厭觀聽者之心比年以來稍有證入雖不敢妄謂有得而視吾始舉之歲其相去固已遠矣雖然吾之致力於應舉一二年

耳至今山陬窮邑知吾名字尚以制科之時文吾爲詩古文詞二十年矣而閭巷之小生以氣排之而詆吾空言爲無用蓋天下之士止知制義之可貴而不思古學之當復其爲日也久矣今德藻之才其雄深似志衍其雅健似余又能取法先民蚤自納於繩墨蓋兼乎兩人之長而無其病此其取一第有餘而吾獨有見於科名之易而讀書之難不敢以一日之遇爲吾弟喜而進之以終身之所學且君子之爲學所以扶氣類明志節弘道而敎

俗者也每念吾志衍奬許同人以文章意氣相砥礪賓客滿坐吐屬如流圖史滿前議論鋒起單門寒進被其容接者噓枯吹生寡聞鮮識之徒旁行側視不敢出氣今吾黨日落而悠悠者相趨成風世衰俗薄非常世之賢人君子莫得而揩拄舍吾德藻更誰屬耶德藻之爲人才氣宏放志度凝遠自其少時便有穎異之目與兄聖符俱有聲於藝苑而德藻先[illegible]此其弘奬風流長於氣誼必復如志衍時余窮且老矣浮湛俗間無復有以自振夫

不能見之於身者猶庶幾見之於兄弟朋友凡吾所謂讀書之道以此而已德藻其勉乎哉

王茂京稿序

吾里以春秋舉者是科得二人其一則通家王子茂京也初余早歲忝太常公執友而端士從余問道以此交於王氏者最深今端士成進士十餘年又見其子貴方與太常少子藻儒同計偕而太常期頤克壯自如也蓋世家之不振者江南比比相望王氏父子兄弟獨且日顯重而余頽然衰以老矣茂京稿行端士取首簡屬余余將何以長茂京哉端士之意不在乎叙門第之盛交游之雅謂余

老於文學庶幾讀書行誼有以相題勉也夫文有文有質質以原本經術根極理要文以發皇當世之人才是道也孰有大於春秋者乎自昜之精微詩之溫厚書之渾噩禮之廣博至春秋一變爲記事之書其爲言也簡矣而不詳直矣而不肆可以謂之質矣然而董仲舒賈誼劉向皆以閎覽博物之才從而推演其說各自名家務折中於孔子不徒規規焉守章句而已豈春秋之質者即其所爲文歟今天下之文日趨於質矣其爲教總不離乎

傳註吾以爲宋人傳註之學其稱詞也約其取義
也遠非夫篤學深思確乎有得者不足以求之迺
觀今之論文者若是乎悉其才智運機軸於毫芒
而六藝博洽之言先儒平實之論槩而絕之弗使
得入吾不知其冲虛淡漠果有得於中抑猥隨流
俗爲風尚也然則學者將安從亦求其不謬於聖
人不悖於先正如是足矣王氏自文肅公以經術
至宰相緱山先生相繼掇上第負重名其於春秋
父子各有所講貫凡以推崇醇正抑退浮華風厲

一世之人文而表章絕學上者施於訏謨政事之
間次者見諸館閣之論著誠所謂經世大儒彬彬
質有其文者哉余向從故老竊聞相公謝政里居
如以制舉藝爲人論說諸生以文字贄者鑒別其
窮達十不爽一而課孫諸作盛爲海內所傳誦葢
淵源弗替高曾規矩寤寐在前不待取諸外而足
大臣心事嘉惠後學尤思以經術世其子孫王氏
也太嘗好藏其先公之手蹟經史鉤貫虔置如新
而百年闈墨得諸兵火散佚之餘人皆以爲王氏

之祥其後當有興者不數年而藻儒茂京後先鵲起噫嘻詎偶然哉藻儒秀外惠中標舉儁異茂京雄駿閎達二者望而識其遠器余老矣無以長茂京盍舉舊聞於王氏者還以告之夫以茂京之才出其餘技詩歌翰墨早絶出乎流輩它年讀書行誼定有過於所期是編也揣摩匠心卒根本乎家學其以度越當世之君子則已遠矣此余所以重茂京而序之之意也

來鶴集序

新安張君以韜僑居虞山有鶴來集其庭一時文士多投贈之作而乞余爲之序記曰鳥獸之巢可俯而窺君子且用爲瑞况鶴之飲啄必於山水之間不與凡鳥伍張君居城邑之聚乃灑然而至止豈非祥歟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蘇子瞻以爲南面之君所不得好然是鶴也以清遠閑放之物舍山林而縻榮寵又其德之衰也宋隱士林和靖屏居西湖有鶴甚馴朝飛暮還至今孤山之鶴猶

爲美談誠能擇地而處也雖然物之幸不幸有不可知彼游乎江海淹乎大沼安知不爲簬盧繒繳之所加耶和靖之西湖曾幾何時而南園之莊葛嶺之第所致文禽異獸必多矣其物之蒙辱迺更甚於衛之鶴安在托迹山林者遂爲得善地歟莊子曰至人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然則物雖無知亦能擇人以爲歸歟苟得其人固無問其山林城市之跡歟新安俗多素封君獨孝友溫睦工詩善書多長者游又不騖走聲利有退讓君子之風

其能冥機事而葆天眞者耶夫人能脫乎塵垢雖近市之居猶之隱士之山也苟湛於混濁雖無人之境猶之衛君之庭也斯鶴之來固其所矣遂不辭而序之

郁靜巖家譜序

家之貴譜其來尚矣周禮小史敘世繫辨昭穆譜之所由昉也而與譜相表裏者莫重于宗法自漢以前戶必立宗其祖禰適庶之序較若列眉故家可以不譜非無譜也譜寓于宗法之中也魏以降宗法墮矣譜學盛行沿流六朝尤貴士族賈弼劉諶之徒並精譜事徐勉王儉王僧孺諸家各以姓系之書爲世推服朝廷置官開局以定之譜之爲道何其重乎楊隋以後閥閱彫亾士不敦本而譜

始廢間有埀情姓牒若郁沖章述其人者戛戛乎其難哉綜而論之南北重門第凡仕宦之家必有譜達其簿狀于銓曹以爲選舉之格九品中正之登下皆于譜是問故其權在上而常合李唐以還官方混淆譜之廢興不一有能修明其門緒者藏之寢室以脩遺忘故其權在下而常散此大較已余外家郁氏爲吳中右姓向有家乘一編簪纓奕葉勳名纍纍其後人靜巖名滋篤行君子也孝友修飭爲士林模楷屬其猶子計登編葺其舊而廣

之圖高曾之像件系其行事展而視焉肅乎其可敬穆然其可風也請余一言弁其首余竊慨凡爲譜者有三失蓋在于擇人而祖之又假其人而子孫之且有譜書而無譜法以維之也如曹孟德遠宗振鐸郭崇韜上紹汾陽非誣其祖乎李義甫欲合于趙郡杜正倫求齒于城南不令子孫之皆僞乎淳安汪氏追譜七十世而徒詳其諱字之出入卒葬之日月至論祠烝嘗之典闕焉不講將何法以善厥後乎三失之中有一於斯皆不足語于譜

者也今觀郁氏有野雲公新之制禮作樂勳在社稷有見菴公容華容公勳之宦績卓肰詩文茂著而近代完吾公啓明釆臣公藻並有隱德則無俟乎擇其人而祖之可知矣黎陽子弟其以學行名者豈謂無才又何待假其人而子孫之耶至于禮法之足師若顏氏之家訓方氏之宗儀其書具在以靜巖計登之敦睦詎難一舉而行之使推古人重宗之意以復大宗小宗之法喪祭有典族食有章上治下治秩然可紀吾將於郁氏乎觀禮

梅村集卷第二十四

序四

送胡彥遠南歸序

武林有横山江氏兄弟隱於横山者二十年天下言隱居善避兵者無如横山矣已而武林亂横山先受兵余疑焉或曰江氏固高貲有圖書玩好朋友聲酒之樂富於居山者也余廼嘆曰江氏之及也宜哉今年春遇詩人胡彥遠於長安每酒酣詑客曰吾家在武林之河渚巒廻澗複人跡罕至烟汀霧樹視之既盡杳若萬里吾父子葺茅屋以居杜門著書不見兵革顧以貧故無以贍老親不得已走京師從故人索河北一書今將涉漳河過邢臺泝淮而南歸吾所居河渚誓不復出矣夫以彥遠之詩與其人使有山田數十畝營灌自給可以勿游既游矣即久留邸中曳裾公卿之門亦可以無困廼彥遠自以居山久一旦來京師策秃尾驢鄣便面行泥淖中鬱鬱不得意發病思歸歸而便道謁西諸侯西諸侯恐無能識彥遠者其游也乃

所以益其貧耳雖然吾以知彥遠居山之安也織簾砍屧緯蕭拾橡可以養生可以事親彥遠詎憂貧乎吾聞南高峰下有松仙人者不衣不食大類焦先寒貧子之流此眞隱居善避兵者彥遠必知其人問之而不吾告何也他日有棄家變名橫山河渚之間莫知其處者其必彥遠也夫

送林衡者還閩序

閩爲天下僻壤面山負海土風淳厚家禮樂而戸詩書人才常甲天下而石齋黃先生以道德起漳南忠孝大節光顯於朝廷而文章經術以教訓鄉里生徒榕壇之下巷舍常滿閩士之盛天下莫隆焉閩於地既僻而人才絕盛其郡舉上計試於禮部者過重山危棧涉錢塘入武林取道於吳郡而後繇江淮以達於京師故雖以石齋之賢海內望塵不及獨於吾吳則山川歷覽賓客從游可指數而得也況其子弟都講之至於斯哉蓋是時天下太平江南文事大振如余者夙爲石齋所知能推明其教故舟車之通聲氣之合有如此也自先生殉節以死余臥病海濱不與當世接遠方之士徒步而過我者亦已少矣今年興化林衡者布衣芒屩負其詩古文詞十數卷入門長揖曰吾石齋弟子也先生沒吾黨抱其經書逃匿巖谷蓋與天下絕矣獨念通都廣邑之內名山大河之間人才輩出耆舊猶存今以絕意仕宦不得復與之游則何

以論道取友感發其志氣於是累跰重繭襆被而來將由此入白門過廣陵一覩中原之盛而恐其糧盡以返也余聞其言壯之往者在長安石齋曾以易傳授余及豫章楊機部未及竟石齋用言事得罪相送出都城機部慨然曰絕學當傳大賢難遇余兩人盍棄所居官從石齋讀書鶴鳴山中十年不出余心是其語兩人者逡巡未得去今機部後先授命余靦顏苟活先生之學遂以失傳嗟乎吾聞之古人有辭親遠游負笈求師三年不得見者矣有解去印綬不通官閥北面稱弟子者矣此機部與余所不能爲者而衡者爲之衡者行序其稿爲贈所以明余之惰著衡者之勤以見閩士多賢而石齋先生之學猶存於天下也衡者名佳璣典化之莆田人爲人質樸修志行詩文雅健有師法其叔父小眉公以前進士隱居著述衡者能世其家風云

贈琴者王生序

迬時余兄志衍好琴琴之道非心手專壹勿能工也志衍能詩文善書画奕棋居能品又能投壺蹴踘諸戲其於琴弗肯竟學顧好與其工者游有王生者以此技進能爲新聲當是時志衍方貴盛賓客日十數人談論方起絲管間作行酒歌呼投盧絕叫志衍分身其間詠嘲抵掌以爲笑樂已而王生攜其琴至撫絃布指則主人焚香啜茗正容端膝四座闃寂無人聲余於是歎琴德之妙王生之

工并以服吾志衍也不數年志衍官蜀之成都闔門遇寇難以死王生者無所遇其道益以窮衣其敝衣日抱琴行道中余與當時賓客遇亂各散去無一人能收王生者葢志衍之亡六七年矣今年夏復與王生遇談志衍舊事則大哭哭已爲余鼓一再弄淒然以淸悄然以悲聽之如見志衍也昔孟嘗君廣厦邃房淫聲麗色撞鐘舞女乎其前而雍門高爲之鼓琴也能使如破國亡邑之人流涕泣下今以吾志衍才氣之雄交游之衆可不謂盛

歟一旦骸骨破碎門戶磨滅欲如雍門所云千秋
萬世之後嬰兒豎子躑躅而歌於其墓上噫何可
得哉然則王生之爲此曲也其爲峨眉之高乎其
爲瞿塘之深乎其爲杜鵑之啼猿狖之吟乎其爲
山鬼之連蜷而偃蹇乎其爲秋風之慘慄中人肌
膚乎盍坐客憯懔振悚變色而三歎又從而歌之
曰葛蔓蔓兮雨冥冥楓林纍兮陰火青望故鄉而
不見語白骨乎空城顧愛子之罔托兮嗟賓御之
爲人則坐客無不矯首西望欷歔而於邑也抑吾

又聞之琴者所以理性怡心導情宣鬱今聆王生
之操不言哀而哀得毋張急調下非中和之響耶
是不然夫人心有煩冤菀結不能自達者驟聞幽
眇之音愀愴之調一彈再鼓涕淚橫集則仰首出
氣足以釋然於胸懷且以文王之忠焉而幽囚伯
奇之孝焉而讒死孔子之聖焉而見逐顏回之賢
焉而早夭在深於琴者言之雖以志行之罹極禍
揆之義命可以無憾況於吾輩爲破國亡邑之人
者耶王生推琴而起曰善遂書其語爲贈王生名

愚吳郡人

贈炤如師序

儒者之道與佛教同爲盛衰往者唐宋大儒專斥
浮圖氏而名僧大德咸出於其時蓋儒術與佛教
同盛此古人所以不可及也今之爲浮圖學者大
率重宗而絀教其敝也黑白互異南北相訾賢人
君子欲立說以勝之而其道不足以相服卒舉天
下愚智盡歸之宗門可謂盛矣而名山老衲乃有
末法淪墮之恨此所謂儒術敝而佛教與之同衰
其可嘆也已以余所聞　神宗皇帝時士大夫以

讀書講學相高吾州先達如管東溟曹魯川兩先
生研綜六經穿穴訓詁而又能得佛法大旨於教
律論藏皆有所參究爲一時緇素之所諮仰蓋唐
宋之講學儒釋分而我明之講學儒釋合後來慈
山蓮池諸大法師皆能融釋書傳歸之教乘未必
非兩公有以發之也余生也晩於兩公不及見而
魯川之壻爲余外王父少時從母黨竊觀其書多
至百餘卷魯川三子其季曰毅叔毅叔之子曰元
孟父子爲儒者能世其家學今年夏余園居讀書

元孟瓢笠叩門曰吾出家於郡城之文殊庵僧臘
巳十年矣此即所謂熖如師也東溟之後曰乾山
手定法華疏鈔自爲諸生四方講席見推爲耆宿
今亦出家於吳郡嗟乎余於是知兩先生之敎且
復盛也夫熖如乾山儒者也儒者之學通明廣達
條析科儀講求微密皆歷有援證彼夫自尊其學
空疎而滅裂者其說自足以勝之說足以勝之矣
苟非能外死生去利欲則何以折方袍圓領者之
徒而使之震奉吾敎所謂其道不足以相服葢以

此也今熖如乾山受信具修戒律勤苦專愨在疇
人之中最爲精進而始舉其先世之書闡揚條貫
用以尊道而訓俗然則儒術微佛敎衰庶乎其有
望者其在斯乎熖師年六十徵余文爲壽夫浮圖
氏以天地萬物爲空幻年祀久遠本非所計而獨
於道之盛衰不可不以身爲擔荷故書是以貽之

李貞女傳序

事有不見於禮經先王不以訓世而君子稱之以其過於制而合於道也禮於人子之養親也雞鳴而起日入而夕請席衽奉敦匜治饘酏潔滫瀡其事至煩且勤矣而獨於女子之孝不甚著內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蓋惟恐其不如父母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先王垂家法於天下故於其事父母則略言之而特舉婦德以為訓女子之嫁也父母視而送之其得於舅姑貽父母令名不得於

舅姑貽父母羞辱女子之事舅姑凡以孝父母也舍事舅姑無以孝父母乎女子二十而嫁出於襁褓之中離於保傅之手其去施衿結帨也近矣事舅姑之日長事父母之日淺矣然則有終身不嫁以養父母者乎曰有之子之娶婦事宗廟繼後世也古之孝子有不娶以養其親者矣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以孝之之心蹈不孝之罪猶且為之而女子無是也威后之對齊使曰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乎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古固有不嫁

之女矣而列女不書內儀不載異常之事不可以
敎世而訓俗是以著其實於記而沒其文於經固
未嘗不深與之也今嘉禾女子李鳳以事父不嫁
父病籲天感召靈藥有鳥啣果投厥鼎中飲之遄
瘳年四十七以沒猶以不終養其父爲恨里人懼
其後之軼傳也謚之曰李貞女屬余文序其事易
曰女子貞不字不字其果爲貞歟有聘而不字者
矣既納采問名以身許人矣而夫亡斷髮務耳誓
志不行此其爲貞從其夫言之也今李氏之志知
有吾父焉爾斯可謂之孝不可謂之貞夫女子之
事夫猶人臣之事君也得吾君而事之有死而無
貳不得吾君而事之潔身守志其道亦有死而無
貳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男女有別
自其爲女子而居室之倫已備斯可謂孝也而獨
非貞歟

永愁篇序

吾友孫穉均携九龍永愁人詩卷示予曰此龔佩潛中書之女作也中書以進士遇國難投秦淮以死惜無人表著之者有才女而復不得意用永愁名其篇昔屈原赴湘流葬魚腹爲離騷以見志百世而下復見之龔生其惓懷故國死不忘君所志同也世之言愁者莫過乎原原之死以不得乎君其時國尚存也中書則國亡矣又以所死之君遭運會之極不獲與前此死忠者同日而語夫君臣

夫婦之道一也爲中書女者當以其父命之不猶名之不立仰天而侘傺其爲愁也大矣舍是而云永愁篇爲已作也不亦末乎雖然屈原言愁而託之湘君帝子菊芳蘭秀以寓其纏綿悽惻之旨令龔女能詩又善画湘花湘草使見之者有感乎幽谷無人不言自芳而江潭顦顇亦可以形容而髣髴雖謂之爲其父作亦可也屈原有姊云申申其詈予後人尚以之名其縣比於望帝啼鵑同其哀怨而况龔女之善愁者乎穉均其識之它日必有

紀中書之事而并及其女者是爲序

梅村集卷第二十四終

王石谷贈行詩序

士之負絕藝者中有神解而外與物化非至精者不能幾也然而爲之難知之亦難何以言之夫善琴者不必於其音也善奕者不必於其博也善射者不必於其鵠善御者不必於其馬也善書畫者不必於其毫素也孔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神者芒忽無形變化無端長與造物者游而髣髴其所由始吾乃目將營之足將從之若是乎其專且壹也雖有好惡利害非譽巧拙不得而入焉久之

如有得也窅然若喪其故吾而忻然與其道相接如此謂之藝成藝既成居有以得於已出可以無待於人苟或嗜我技貪我名而不窺我用志之所存雖投之以千金之璧却行擁篲而前者弗顧也以其不足乎知我也故曰爲之難知之亦難海虞王子石谷者善畫其畫也無地勢而尊不蓄積而富非宿素而老處於蓬茅沮洳之間　日而傾天下遼廓乎三百年諸家之所莫及噫嘻亦異哉余問之曰子惡乎操術而至於是耶石谷曰吾行若

遺坐若忘晝不食夜不寐賾探冥索以與古人相
遇于微眇之中凡歷三五年而所學始大就嗟乎
石谷之於斯事也可謂治之之勤悟之之深者矣
當其初起惟吾州兩王公知之既而少司農周櫟
園先生知之兩王公先達盛名極意推挽而櫟園
方爲江左重臣手筆致問降己折節若惟恐其不
易致者石谷爲之辦裝而未及發會先生用職事
被案劾或止之曰此豈公論書畫時耶石谷曰公
知我者不可以不往既至先生流連傾倒不自知

其身之在憂患也亡何先生事解天下聞而兩賢
之石谷不以先生多故而濡滯其行先生不以失
志而稍廢待士之禮相與作歌詩紀其事嗚呼古
之所謂知己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余嘗有感於
莊周列禦寇之說技之工者進乎道巧之至者全
乎天舉夫庖丁之刀宜僚之丸飛衛之矢匠石之
斤與宋元君之畫史舐筆和墨解衣盤礴者其道
相合而韓退之之論張旭草書以爲喜怒窮窘憂
悲愉佚怨恨思慕無聊不平皆於草書焉發之蓋

書畫之道本乎性適乎情通乎天地萬物其不可端倪也如此今以王子之有得而又與櫟園遊也櫟園既備嘗其平生之遭晼而深思篤好於畫將取其二十年來嶔嶔磈壘可憂可愕暄涼顯晦代更乎前者托諸丹青粉繪爲銷歸石谷苟得其意而奮筆追之以覗夫川巖之險易煙雲之起滅草木之開落而榮悴人事變異物情顛倒皆是理也然則王子之於畫不更進而其爲知已也又何如哉余既交於櫟園而其識石谷也不在兩王公之後喜是編之成足以著兩人之深相知也於是乎言

鴻雪園詩集序

堯文將往廬陵出一編示余則其在樟亭由拳流連登眺之作而淛淮八都懷人贈答居其半焉堯文之才開斂樂易於讀書能采擷其菁華而出之以杼軸故其詩貫串三唐妍秀典麗聲律穩貼雖專門名家莫或過之余與堯文少同里長同學老而灌園連墻比屋槐柳之陰相聯草堂燈火相望於池塘林木之間余樵蘇不給而堯文時出斗酒吟詩篇歌呼相應和今將舍我而遠去余撫是編

而沉吟若有不釋然者夫廬陵天下之名郡也昔者有先正文章節義著在累朝之册今干戈久息賢人君子接踵而起者流風餘習居然可見堯文過匡山涉馬當以達乎此也江山登臨賓客交游之盛收攬以滋詩篋者且盈緗溢縹膾炙天下此豈若窮谷之叟抱甕作息帶索而行吟者能窺測其涯涘乎抑吾聞之舊國舊都望之暢然當堯文在樟亭由拳來去不過數舍今江天寥廓之外其於故園竹梧杉檜滋生而拱把芙蕖芍藥芳郁而

紛披未嘗不如杜氏之四松陶家之五柳彷徨而
想像也閭井日已荒親朋日已耗雖衰遲如余者
間與江右士大夫追舊游而話宿好未嘗不如漢
濱之老人滄浪之漁父寤寐而興懷也肰則其見
之於詩者又烏得而已耶他日政成垂組揭節以
還鄉里余且盡出其田夫野老之作以是正於堯
文得毋從而啞之曰固哉是夫之爲詩也身窮才
退足不出里巷何足與於此乎亦相與爲一咲而
已於其行也遂書之以贈

10246

中华古籍保护